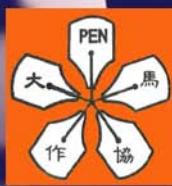


馬華文學

4

2011年10月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

顾问 / 叶啸

主编 / 陈政欣

副主编 / 李忆君 潘碧华 吕育陶

编委 / 曾翎龙 伍燕翎 罗罗 杨嘉仁 孙彦庄

封面设计：卢婉伊

内页设计：龚秀霞

封面题字：黄金炳

出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1年10月1日

贊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 欢迎转载 ·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目录

主编的话 • 1

散文

- **传奇** / 伍燕翎 • 2
- 我是客家人 / 子杰 • 7
- 快 / 扶风 • 9
- 夜之樱 / 李志恒 • 11
- 搬家 / 张尤蕊 • 13
- 过节 / 蔡晓玲 • 15

诗歌

- **颓** / 陈伟哲 • 18
- 木焱 〈浪台北〉系列
 - 城市 • 19
 - 迷情
 - 革命
 - 台北生活 • 20
 - 台北以外
- 我想再用一支笔来写诗 / 唐十五 • 21
- 半边树 / 邓炜傧 • 22

小说

- **妙莲芳华** / 李天葆 • 23
- The Causeway Bar / 牛油小生 • 30
- 死了的童年 / 李晋揚 • 34

文学评论

马华现代诗的疑虑及其冒犯性
/ 温任平 • 36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 45

文坛动态 • 46

马华文坛出版消息 • 51

附录：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
散文组评审纪录 • 55

主编的话

《马华文学》网络版出版了第3期后，编委会的成员作了严肃的检讨。当然，有得有失，重要的是让大家都意识到，《马华文学》的读者群在那里，编委们要作出怎样的协调与修整，让《马华文学》能在质与量的提升方面，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尽一份引领的责任。

第一项修整就是：从第4期（10月份）开始，《马华文学》网络版从月刊改成双月刊，第5期会在12月出版，过后的《马华文学》网络版，都会在双月份出版。编委会也会在内容的质与量作恰当的调整，在编排版上与宣传方面作出改进。编委会还是会以团队的选稿和编辑的风格来主导这份《马华文学》的。第5期会有一些改革，敬请期待。

9月18日，《马华文学》的编委会成员与一班文坛新秀与后浪们有了一场脑力激荡会。大家就《马华文学》的未来作一个很正面的交流。彼此都了解了各自的走向，也知道相互间的整合并不是件困难的事。网络的空间是无际的，作协构建中的电子书库网站，将会提供众多的可能。如果就此能壮大马华文学的声势，这也是件好事。

在第3期的《马华文学》里，发表了孟沙先生的《马华新诗路在何方？》，提出了对新诗的看法，这一期，温任平先生来了篇《马华现代诗的疑虑及其冒犯性》，也是另一家对马华现代诗的探讨，其间，还与张尘因先生提了自己的意见。马华文坛上写诗的人很多，但对诗论与诗学就很少有人涉足，马华文学的评论也一直都处于低潮，若能激起些许浪花，就是好事。这一期的诗歌与散文，也各有各的风采异色。

连续三期，《马华文学》发表了2010年第三届海鸥文学奖的全部获奖作品，并且附录了各项文体的评审记录。作品的发表与评审的透明度，或能激励未来的参赛者，也有显示标杆的作用。



海鸥文学奖2010
海鸥散文组优秀奖

● 伍燕翎

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倘若这真是不变的围城理论，我渴望有那么一次，认认真真让我从这端走向那端。我生命最初的青春从这里开始。十二岁离开到城里以后，午夜梦回，新村是我最想回去再看一次的地方。

（倘若你无法与我亦步亦趋，你无从知道人生天地之间，乃有传奇。）

这里是村子唯一入口，亦是出口，两端原先不通公路，只有一条砂石路相连。后来村里车子多了，路就出来了。

入口两侧的芒草到了雨季特别容易长，彼时仅有十来岁的矮个子，三两个月头村口那草丛便要高出我的头。若不按时修剪，说不定就有蟒蛇躲藏，出其不意吓人一跳。入口不远，有一座小小矮矮用石砖砌成的小屋，涂上红漆，任何时候都格外显眼。里头坐镇掌管一方水土的拿督公。逢年过节，户户村民必前来膜拜祈福；每回出入，父亲亦要我们拜过拿督公，似乎富贵由它，平安亦由它。

（走，我们进入村子，打醒十二分精神。这话最常是祖母叮咛。村子附近有一大片胶林。眼镜蛇和蟒蛇的出现并不是稀奇事。祖母老是说蛇儿们多藏匿于胶林深处。每次村民老是相互叮嘱——打蛇必打雌雄。祖父说——就那一次，某某打了公蛇，割胶后回到家，还有一条蛇在床底下等他。）

我们自小见惯祖父打蛇，手持长木棍对准蛇头棒去，一出击就不给它翻身的机会，换言之，一棒下去即要它半死不活。祖父说——给他逃了就得了，它们会回来

传奇

复仇的。但祖父打的都是小蛇。祖父家的蛇多数藏在干柴堆里头，那些坚硬粗大的柴枝是祖父刻意从芭林里砍来，然后整齐地堆叠在鸡寮外面，准备春节煮大锅饭菜时灶头里用上的。蛇儿们也不知道是找到柴堆作窝，还是对小鸡虎视眈眈，就是喜欢躲在那里。它们雨天不出来，倒是热天时偶尔出现在骑楼的沙地里。一见到蛇，一众妇孺童叟就呱噪尖叫，似要翻天覆地消灭它不可。祖父见大家只会空喊，没好气说——有啥么好怕，你怕它一丈，它也还得敬你一尺。说得也是，年龄再长，小蛇见多了，心也不发毛。

倒有一回，我真以为自己闯进了蛇神的鬼域。

那次，我赌母亲的气。母亲只带妹妹上街场。那时候走出村子上街场是挺盛大的事情。或上市集，或理发，或探亲，每回出门，都需走出村口等那辆长长红红的雪兰莪巴士。一小时才有那么一趟，姗姗来迟，真是小学时我最能够体会的成语。那时只觉母亲偏心，没想到母亲为图方便，一心带妹妹理发即回家忙碌。我则故意闹执拗，径自打开冰箱大口大口灌下平日母亲不准允我们喝的冰水。

不出半小时，我肚子开始不听话。菜园屋的茅坑一般建在不远的家门外。日落以后，茅厕那头有点黑，我们不敢去。屋外有条通水沟，绕着屋身直抵不远处的红毛丹树下，食物渣滓、孩童屎尿一并倒入沟渠内，季节一到红毛丹特别甜美。父亲于是在篱笆外隔了一块木板，恰好阻他人看到光溜溜的小屁股，自此大的小的，姐妹们都是在屋旁的排水沟渠解决。那次。夜开始微凉，肚子翻滚绞疼，双脚一左一右岔开蹲到沟渠道上，底下偶有冷风掠过凉飕飕地，身体开始哆嗦，心头却是热的，一心气着母亲和妹妹，只想猛地一骨碌把所有闷气尽力从体内排出。

隐约间，仿佛几点星光于眼前跃动，又听见脚边枯叶堆里唏唏唰唰的声音，原先看不清楚有什么爬过，认真再看，沟水底下磷光幽幽，一条大蛇正踩着我邋遢的尿屎水蹒跚爬上来。我压根儿无从自祖父昔日棒死的蛇类中去辨识，眼前尽是白白花花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感觉巨大的蛇身压过我小小的脚板，重重且冷冷。我迅即屏住呼吸，望着它拖着厚厚圆圆的身躯拖曳而过，曲水流光里如一把犀利的长剑，寒人心魄。已记不清我是如何从当时的一片僵凝中回神，然而和蛇身厮磨所遇上的那种冰

传奇

冷——比之前直灌冰箱里的冰水还要无比深沉得多。

后来我把遇蛇的遭遇告诉母亲。母亲说你尽管胡闹，看大蛇什么时候回来叼你去。倒是祖父相信——蛇有灵性，不伤小孩。自此以后，我很少看见祖父打蛇了。

（再跟我来，但你最好别看她——她总是身穿红布。说是布，因为看不见有衣，老是这一块布搭上另一块布，也许她以为这便是她世界里的一种时尚，穿出了大家还看不懂的风格。她背后老是袱着一个灰黑色的大背包，永远没人知道里头到底装了什么。天未亮，她就出现在村口，只要看见路上有人有车，她就缓缓招手，似乎想等上一个对的人。她那一身红黑配搭，真犹似天光微暗中的火，叫人看了不觉惊栗，仿佛只要和她对上一眼，你就会掉入她眼瞳内无底无边的深渊。）

母亲极少让我们走出家门。后来父亲为了孩子安全，装上了高高的闸门。如今回想，新村地方会有多复杂呢？别乱跑，免得孩子碰上“肮脏”，会丢命的，母亲总是如此嘱咐。可是，那些所谓的“肮脏”，却指向活生生一个人。村子里唯一一个神智不清的女人，每天来回走在同样一条路上。村人见了她几乎退避三舍，人人说她会下降头，生人勿近。多少个晨昏，我和妹妹们守在闸门内，有时没事都爱往外头张望，而只要她一走过，母亲立即向我们吆喝——快进去。

那个八〇年代，已热播着改编金庸武侠小说的香港电视剧集。我还在小学四年班，所有的武侠片子都是在阿姨家看的。那时流行一块四四方方的录影带，需要到店子去租借，每次一去，阿姨就带回一套。我偶尔跟着去，店内店外贴满一大张一大张的明星海报，小龙女陈玉莲当时是那么清冷孤傲地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有她即有那么一处云雾缭绕的洞天福地。一到周末，我们就嚷着离开村子到阿姨家，不过要追慕杨过和小龙女的古墓奇缘。

那阵子，阿姨家看的是《射雕英雄传》。里头有个半疯癫的角色，永远在自言自语：风车转一转，傻姑高一寸。几姐妹懵懂无知，回来看见那疯女人就暗地里喊——傻姑——傻姑来了。后来不知何故传开，村里一些顽童还不时对她吐口水喊傻姑。母亲知道后狠狠训我们一顿，说我们不懂家教。可大人的教育总会出矛盾。弟妹们不思饮食，母亲就哄骗说——全把你们卖去给傻姑，看以后你们吃泥巴。母亲如此说，我

传奇

们便要泊的，毫不犹豫吞下三两口饭就这样长高了。

后来也没有人再知道傻姑的去向。倒是某一天，村人合力把村尾那口井封死了。玩伴们议论纷纷——大家把傻姑封在里头，村子不再肮脏了啦。

（我们快进到村尾了。不知道是谁先喊过来——村人用广东话喊他傻龙。可他才不傻，只是横眉怒目，生得一副凶神恶煞之相。祖父说捞偏门的人就有这点恶相，恶鬼蛇神也要敬他三分。他骑着当时看起来威武十足的摩哆，往往在人们进入梦乡以后呼啸穿过整条村子。逢人他就说八岁出来走江湖混碗饭，有啥未见识？你若不信，过来看看我胸口。哇，果然横刀当胸的痕迹历历在目。）

傻龙一星期几天来我家收万字。三婶尤其喜欢他，说他手头好，不时送钱来。有次他竟在马票开采前一天失约。三婶心里急，把钱和单子塞到我手里，硬要我送到他家去，说那天心水清，彩票一定开。离开祖屋几户头人家，沿着小斜坡上去才看到傻龙家。未进傻龙家门，我就看见门里门外神台上布上了麻将纸。有人说：傻龙婆死了，还买什么字？傻龙她老婆穿红衣上吊死了。我第一次认识什么叫自杀。那次，我是连人带跑逃回来的。

母亲原来朋友就不多，嫁给父亲以后的日子更少出门。用她的话说——跟你父亲进入村里，都不知道外面是啥样了。村里可以谈得来的阿姑阿嫂几近成了母亲的亲人。傻龙嫂的离世，母亲有度郁闷不安。见了人，母亲都说，你看年纪轻轻就没了。一个女人，安份到每天给丈夫端上洗脸水，丈夫还是拈花惹草，何必这样看不开呐。母亲像个孩子那样咿咿哦哦，这话重复了千百遍，我们听在心里，如今记到心上。那次以后，母亲严厉嘱咐，不管是谁指使，再不准我们走入村里头去。

村尾原来还有一条河。有次叔叔载我们放学回家，顺道载几个小孩，拐入村尾，我才有机会望它一眼。大热天里，几个赤膊裸体的大男人浸泡水中，还有几个女人裹着沙龙，只听见叔叔说——不许看。我们就在车厢里乖乖地坐了下来。车外风景呼啸过去，我想我没有错看，河水里头有个貌似穿着厚厚夹克，每星期骑着摩哆准时到我家来，然后轰一声就扬尘而去的身影。

（你若不跟着我走这一趟，你必然不知道，这里每户人家都是传奇。嗯，有的话

传奇

以后再说，我们回家吧。）

村口到村尾，笔直一条路，大概需要两小时的脚程。十二岁离开之前，我还不曾从村头走向村尾。母亲严厉不让我们离开自家范围。泥路两旁尽是一户户人家，数上数来不到三十家。每户人家设法养成自己的生计，也不完全是种植畜养。祖屋对面是制造水泥石灰的。我和妹妹跟祖母同房，房间对街口，睁眼即听见砂砾在水泥泵内搅拌翻转的声音。工友起得特早，开工前一窝的聒噪，尽管隔了一条小马路的距离，也足以把一家人吵醒。彼时总觉得村里头地广天阔，户户人家就这样挨挨挤挤过日子。祖母常说，村里若要有老人家过世，不出三五个月住户附近会连带三处办起丧事，说是好朋友招呼去了。我曾试着观察，祖母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祖父家有好几十依格的果园。听祖母说，祖父还没有种树养菜之前是开养猪场的。后来因为常年屠杀，空气泛血腥，孩子难养，父亲去世以后，祖父干脆把养猪场关了，改作种植。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猪屎水浇过的泥地，祖父很快就有了村里最大的果园，足以养大八个孩子，还把祖屋扩建成我出世以后就见到的这个模样。

完成小学以后我到城里念书。父亲在城里买了房子，我们也已搬离了新村。一切仿佛早有安排。祖母过世出殡那天，我最终能够从头到尾走一趟小时住过的地方，只是没想到，我是陪伴祖母在她大半生的居住之地走最后一程。每个在这里居住的人，离开前都会绕走村子一回，然后给村口的拿督公，作最后的道别。

那次，芒草已经不长，砂石路也换成了平坦的柏油路。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它最初的样子了。

我是客家人

● 子杰

“我是客家人，可是我不会说客家话。”

踏进了社会以后，我学会用客家语来说这句话。认识新朋友时，十个里面十个都会问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当然不是要你说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想知道你是什么籍贯。我们华人是比较特别的，总希望遇到与自己相同籍贯的人，虽然籍贯的特色在马来西亚已经慢慢地褪色，但多多少少我们还是对和相同籍贯的人特别要好，特别多话说。在交际时，我总有个矛盾，希望对方告诉我他是客家人，但却从不主动询问他们，更害怕他们询问我。当被询问时，我都会心虚地以客家话说了“我是客家人，可是我不会说客家话。”如果遇到非客家人就没什么问题，若是遇上了客家人，交谈就会从华语变成客家语。正当他在滔滔不绝时，我总得尴尬地笑着与他坦白残酷的事实，那之后就会带来一场尴尬和一场失望了。尴尬是给我的，而失望是他的。就这样一场尴尬和一场失望就会代替了刚刚的热情，虽然还是能用华语来交谈，但总会差了什么似的，怎样也拉不回刚刚的热情。

在马来西亚社会里不会讲方言不是什么耻辱的事，不会华语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就在意英文。若说英文是手上的大拇指，那华语是食指，而方言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小指一样，并不怎么特出。虽然没有大拇指那样有力，也没食指那么灵活，但小指和我们是最亲密的。耳朵痒了，鼻子痒了是哪一只手指出指相救呢？我们时常说小指没有用处，觉得是多余的，但若有一天小指消失了，想必我们大家都会想念它。方言就是小指一样，是和我们最亲近的语言。

小时候，我喜欢与爷爷聊天，用我不大懂的客家话逗爷爷开心，可是上小学以后就不喜欢和爷爷说客家话了。以前学校有个规矩，那就是谁在学校里说方言就得罚站罚钱。我就曾被老师罚站，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喜欢客家话了，觉得它是低俗的，是不被社会认同的，是邪恶的语言，所以之后我也不喜欢与爷爷聊天了。

现在转头回望，才知道自己是多无知，多糊涂，一个连自己血里的语言也能放弃的，那我能算是什么人。现在我只敢与熟悉的朋友用客家话交谈，希望能重新做个客家人，但很多时候都只能默默的站一旁，专注的聆听朋友们犹如海浪般一波接一波从嘴里滚出的家乡话，若一不小心分心了肯定会掉在他们谈话的车尾。虽然现在我也能操上一两口的家乡话，但讲起来总是一块一块，生硬得像个木板，偶尔还得换个调用华语才能表达。

家乡话让人着迷的地方不是因为它是籍贯语，而是它有家乡的味道，我讲的客家话就是缺乏了家乡味。游子一听到家乡话总会特别有感触，会有冲动想打电话回家里听听老爸的客家话，这是家乡话的味道勾起了游子思乡的心情。我说的客家话就少了这味道，我想这是因为小时候我放弃客家话的那一刻，同时也丢掉了家乡，现在要找回家乡味却不知从何找起，但再难也得找回自己的根。

屋外下着细雨，雨声慢慢覆盖四周的杂声，让人感到特别的清爽，夜间下小雨是最美妙的。雨点轻轻地敲打屋顶，跟着屋檐流到了沟渠，再随着沟渠冲到河中，之后沿着河道奔向大海。我在想雨点在大海里是否还会记得它曾经清淡过。马来西亚是一片民族大海，我仿佛是流入大海里的雨水，与四方八面的水流组成了大海，在这里我学习记住了海水的咸，却放弃了我雨水的清淡。我们为了华语放弃了方言，又为了英语放弃华语，兜兜转转我们已经放弃了自己。

任何籍贯都有自己独特的家乡话，家乡话是籍贯文化里的支柱，也是籍贯里最大的文化和象征。若有一天没有了客家话，擂茶还会是擂茶吗？山歌还能唱出味道吗？我小时走错一步，现在为了弥补失误我必须走上一大圈，才能再次寻回家乡的味道，但只要找到回家乡的那条路，不管路途有多遥远也值得。

我想回家乡的第一步是要改口了，不要再说“我是客家人，可是我不会说客家话。”

快

● 扶风

昙花开落总是匆匆，好像孤芳自赏的女子，露一露面就回到屏障后，看的人只感到惊鸿一瞥，还没来得及欣赏已经失去踪影。青春也一样来去匆匆，十四、五岁的时候以为手上大把大把的时间任人挥霍，骑着快马般追逐着彩虹色的梦，缤纷炫目，伸手随便一捞，就是碎鑽满握，回身一撒，点点光芒就欢洒出去，在身后流散成河。青春岁月，忙着发现自己，贪心地吸收日月星辰灿烂炽热的光华，在意识里膨胀，以至爆破飞溅，像北极光的变幻，魔术般无穷无尽地一直亮下去。如敲锣打鼓地进场，青春总是热闹喧嚣的快步的舞动，令人目不暇给，令人措手不及。

在学院里的日子环绕著书香、舞会、木吉他、民歌，满满的在时间里挤来挤去，初尝青涩的苦与乐，就是苦也还是带着甜味的。这段日子像棉花糖，像云彩，又甜又软，是说不完的童话故事，里面有笑声有哭泣，但有情人永远终成眷属。四年，把一生的最美丽最光亮的阶段浓缩在象牙塔里，步伐有如进行曲，好像永远没有终点。自己不知道这段岁月飞快的往外跑，在毕业的当儿犹自兴高采烈走出象牙塔的保护网，踌躇满志，以为世界就在脚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殊不知出得来犹如粉墨登台，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当家花旦，更多人演的是丑角，不管你愿不愿意，戏一直演下去，你身不由主只能奉陪。啊，你偶尔偷闲喘一口气说：能不能暂停五分钟？可没有人肯等你，当你稍事休息时，时光舍你不顾，整个戏班子继续表演，没有因少了你就失色，没有因少了你就得停演。你像弃婴般眼巴巴看着大伙儿越走越远，很快的不见踪影，留下飘渺的余音，永远驻留在你耳际。于是你逼得一步一瘸地企图追赶，就是焦头烂额，你不能不继续走，你这才发现，你手中紧握的只是空气，捉不牢摸不着。你不能回头，只能向前，而前路在风雨中飘渺迷茫，你彷徨得失声痛哭，广天阔地，没有立锥之地。然而你演戏演成了某种惯性，脸上的妆仿佛紧贴在面皮上再也卸不下了。你以为没办法支持下去，但毕竟还是撑过去，你盼望有一天会撑到

剧终，终于能够鞠躬下台。

风风雨雨追逐得你东躲西藏，狼狈不堪，但总有风停雨息的时候，给人一个苟喘的空隙，你终究有了停立的机会。你也许庆幸自己居然存活着，即使步伐踉跄，总还是活着，只是，疲累感像万丈高的海潮袭来，无名的失落感像氤氲浓雾漫开，你被盖头盖脸的淹没，不知如何排遣。这时你会回顾走过的岁月，一幕一幕的像看影片，你才晓得，一切过得太快，你一路低头匆匆走，惊觉时竟见到白髮纷飞的自己，不知何时开始，你老了。不管你能不能接受，你得面对病痛，忍受躯体的日渐衰败。而且你意识到一度丰沛的时光从手指隙缝中流逝，你在追求时光的同时也在追忆过往，两头不到岸。你的生命是两端逆行的线，一端趋向回忆一端趋向死亡，都以光年的速度互相疏远互相拔河。

于是你开始向往恬淡空闲，你盼望有一天你也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是你必须生活在现实中，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达到那个彼岸，你似乎永远在原地踏步，却又迅速被时间催老，很快就会成为化石。在天地间苟延残喘，永远被动，也许要一直走到终于划上句点那一刻，才能真正安定。那一刻也许就在瞬息间，也许要拖到几年几月后，无从预知，只好日日等待并接受命运随时的摆布，你一直走一直走，带着这个信念，走向苍茫。

夜之樱

● 李志恒

春日下的樱花，清新脱俗。白天赏樱固然好，月色中观樱更是别有风味。

晚霞后的樱花，神秘动人。看不见暖阳下一簇一簇的俏人模样，也看不见暖风中摇曳摇曳的曼妙身姿。黑暗里，也许走过她的身边，你并不会注意到；可是，当你停下脚步，不经意地回眸，原来她就在你身边。从不喧哗，不争宠，那么静谧，那么地美。

这种美摸不得，更碰不着，淡雅之至，一如她的香气，不似腊梅般扑鼻而来，而是一阵一阵地随风消散，漫布在四周。你不用将鼻子趋前，即使这么做也闻不到；你只要静心地伫立，自然就会闻到。樱花不是你身上的指甲，可以根据你的心思，随意涂抹修剪；而是你身上的衣服，不属于你的身体，却可以映衬出你的气质。樱花还是樱花，盛世或乱世，不管经过多少年，她的美丽从不为任何人改变。

高起的路灯，低藏的地灯，或俯照，或仰照，为樱花打上浅浅的粉妆。樱花本就很秀气，透过白荧光的照耀，显得有点明艳，却丝毫不减原来的雅质。樱花树的枝桠绝少轻佻地直指天上，但横向垂下而显得身材尤其丰满，却丝毫不觉臃肿，而是华贵雍容。仔细看，五片粉白的花瓣，以圆润的弧线，叠构出没有棱角的星形，成千上万朵挂在树上，像开在人间的繁星。看着看着，你的心会沉静下来，渐渐地，脑中的语言也会随之蒸发。

忽然之间，晚风捎起，吹落花瓣，在湖面上，在石板上，在草地上。樱花不争强好胜，不执意留在枝上，却随风而下，撒落一地，混入土中。美本来就很脆弱，不需要为了美而奋力抵抗；让岁月在身上自然留下痕迹，才能进入另一种境界，那是豁达。为了重现逝去的光辉而用心造美，只会显得娇柔做作，不识天地规律，就算强留住美，那也只是粉饰。樱花虽然脆弱，但不做作。

夜晚看不见白天樱花成片的雪落景象，却在荧光的照耀中，像断翅的精灵飞舞。少了放肆的撒野，多了轻柔的撒娇。偶尔一两片，或打在脸上，或挂在发间，更多的，是在耳边无声地落下。“我不会忘了你。”遍地的花瓣，不是她的眼泪，而是她的真心。繁华褪尽，依然自得其乐，才看得出她的成长。在岁月的洗礼中，卸下美丽的包袱，轻身地整装，直直走过春天，缓缓走向秋天。

昏黄的月，依然在天上。昨夜的樱花，一霎那地绽放，一霎那地飘落。

(2010年4月24日寫於北京玉淵潭公園)

搬家

● 张尤蕊

我又搬到八打灵17区来，一边整理杂物，想起了过去那些年总在搬家的事。

十一岁那年，我第一次搬家，母亲带着厚厚一本《通胜》问过庙祝，也查过日历，择了黄道吉日才正式入伙。我只管带着我的布娃娃和一袋子的破碎布料，都是外婆到裁缝店里拿回来的，缝制Baju Kurung剩下的残骸。那时候我常把碎布将娃娃缠裹，再用大头针固定，有时是单肩及膝小洋装，有时是两件式露肩性感礼服。这种创意玩具后来并没有让我成为顶尖的时尚设计师，也没有让我爱上乱搭风格，娃娃和碎布也不知道是在第几次搬家的时就这样不见了；我也没有去找，更没有新的来取代，只是等待着自己长大。现在回想，仿佛一转眼人就会告别童年，童年玩具便也可有可无了。

再一次搬家，只有我自己忙碌地收拾行装，我要离开那从前厌恶现在怀念的乡下地方，一个人搬到城里去住，在那里上中学。那一次，我仍把小学时代的作业装箱带走，仿佛过去六年受的启蒙教育不在脑袋里，而是留在作业簿那些括弧或格子或横线上。

快要中学毕业那年，我原本与姐姐在城里租小房间同住，后来苦受丧子之痛的母亲说要搬到城里来，我们另找了一间房子举家迁移，没有择月选日，不管是良辰或吉时，搬得干脆爽快。这一次，由于租来的房子太小，我终于把小学时代的作业当旧报纸卖了，华小岁月只剩下稳妥表在框里的毕业证书，还有那有一张没一张不全的班级照。从此，老家空置，街坊邻里开始传言鬼影幢幢。母亲时常回去擦擦洗洗，修剪盆栽，也会动手粉刷墙壁；有时候忙至黄昏，有时候索性留宿。我曾怀疑她的企图，也许是想捉鬼，将之痛骂一顿，只是每次她气冲冲回来，投诉半个鬼影都没有，邻里间的谣言叫她那“吉屋出售”的牌子挂了很久，还是无人问津。

租约期满，父亲买下隔壁20年房龄的老房子，一样没有选什么好日子，随便一个周末，也不需搬运服务，我们各人手提肩扛地开始搬家，从这扇门到那扇门，看似简单轻松，可最后老老少少都在风扇底下喘息了很久。我们的“新”家并没有比以前的宽敞，可是这家让人心里觉得很踏实很温暖。这年，老家仍是没能转售，我真想把那鬼也搬来，如果他真的存在。

大学三年，每年搬迁一次，从马大校园第三宿舍到八打灵19区，最后是17区。我与我的摩多车就这样在八打灵穿梭了几年。大学毕业，我把将毕业才新买的电脑和常常爆胎的摩多车搬回家。这年，乡下老家还在，白墙斑驳又漆新，不知道那鬼到底在或不在，我们谁也没见过。

由于工作的关系，之后我又独自搬到邻国的繁华小岛，几年后又从小岛迁回半岛花城，带来又带走的物品在每次搬迁中越见减少，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只剩下一个背囊，就可以从容潇洒地浪迹天涯。老家在我还未抵达半岛前就已经卖了，谣言流传多年终于不了了之。听母亲说房子主人是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由长辈做的主买下我们从前的家，他们老子儿子之间只相隔一户人家，又听说即将三代同堂，幸福圆满。

整整12年，如果谣言是真，新鬼已成旧魂；我们尚且来来去去，我那早夭的手足应早已撒手人间，不会妄自流连。

过节

● 蔡晓玲

万圣节晚，我和N一身黑衣戴巫婆帽手提南瓜灯笼整装待发，和几位旧同学约好一起去唱KTV。街上西装笔挺戴细框眼镜手持iphone的人们皆对我们一行浩浩荡荡如怪兽出笼行侧目礼，我心里乐疯了：“看吧！我们是异类！”长到了某个年龄，好像只有乔装成另外一个形体或身份，人才能坦率放下溶入正常一份子的企图，体会真正放纵的欢愉。

到了KTV的大包厢，在黑暗的密室空间里大家围拢着一台发着方形亮光的点唱机，输入了好多首个别想唱的歌曲号码。或许是点唱机有问题？（毕竟这家KTV已经好陈旧了）我们输入的歌曲号码就像被丢入摇摇乐的纸皮箱，点唱机不照顺序地播放出来，于是被选中歌曲的主人就好似抽到奖般被众人起哄而起，握着麦克风开始唱……

我点了范晓萱的旧歌，“天空花园、云和秋千、在天和地之间、在爱和梦之间、魔法魔力无边……”魔女打扮出现眼前，那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我还在看着宫崎骏动画《魔法宅急便》的年代。那时候渴望的正是长大的自由，结果却像在车里看风景什么都背道而驰一样，自由反而越来越往后退，必须回到童年（或童话？）去找寻了。

其实，眼前这一切与我离家以前构想的未来草图如此神似：出门前不用和父母报备听罗里罗嗦的限制，一群同党跨夜过节管它喝什么饮料就算是酒精也可以，甚至皮包里还有属于自己赚的钱不是伸手讨的零用钱哦等等……但为什么？一堆人怀旧地点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嘴上谈的也是“那时候啊”、“想当年啊”这种凸显老灵魂的语调，看着曾经风靡一时的明星偶像，竟然有讶异的成份：那时候好流行这个头哦！尤其是小魔女范晓萱和怪兽徐怀钰，当年的清纯模样让人错幻她们无疑会永远活在一个童话未灭绝的框格里，蹦蹦跳跳无忧无虑。后来却陆续爆出范晓萱不想当个妈妈掌控的乖乖牌，染金发身上穿好多好多环，脱胎换骨了；徐怀疑也一直被媒体爆料说从小遭遇家暴，患忧郁症被

母亲软禁在家，其憔悴恍惚模样频频见报。

我们对过去充满羡慕和感伤，结果个个都点悲情歌曲像失恋者撕心裂肺地喊叫，飙高音把皮肤底下的青筋血管都激愤起来向表层扩张。

夜渐深，除了被点唱机抽中的人发声之外，其他人已经如老禅入定倚在沙发椅闭目养神或双眼放空在发呆或看放唱机银幕上的歌词仅无声地让嘴形跟着变换。还没等服务生来催，开始有人一边打呵欠一边嘟嚷：“老了、老了，顶不住了。”

N把指间的烟支在烟灰缸里作插一插的动作，烟火熄灭，烟支加入了已经盛满其他整夜来被点燃又被熄灭的烟支同伴们，一并东倒西歪地在烟灰缸里。烟灰缸底是一堆从烟支身上燃烧过而抖落下来的灰，本来是个别固体的它们，现在却像被支离拆解的零件散落开来，模糊成一体再也无从分辨。

这样的情景突然让我想起一个遗忘许久的卡通片。

那是我小学时代在电视上看到的圣诞特备卡通。讲述冬天里一个小男孩在家门前堆了一个很大的雪人，用树枝当雪人的手，还给雪人围一条红色耀眼的围巾。他每天每天去看雪人，雪人还是一样微笑着脸，像随时要动起来一样充满生命。圣诞节前夕，父母说圣诞老人只有在小孩睡去的时候才会把礼物塞进袜子里（当然这是方便父母准备礼物而有的童话条规），于是小男孩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天未亮他竟然被门前的雪人叫醒，雪人带他走过很多空荡荡的雪地，来到一个雪人齐聚的地方，他和雪人们一起唱歌跳舞（我记得插曲选的是一首超脱稚龄境界、幽微伤感的日文歌曲）。太阳露脸了，雪人们催促小男孩回家，于是它们带他重新走过那些逐渐看得见石砖的来时路。尔后太阳越来越猛烈，男孩身边的雪人也一个一个从身体的某一部份开始融化，当男孩到达家门的时候，连最后一个他堆的雪人终于也融化殆尽，剩下一条红色的围巾在地上。

记忆里最后一个画面是小男孩把围巾拾起，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在那什么话都没有说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的男孩脸上，再也不是之前堆雪人或等待圣诞老人时所有的无邪天真和热切期盼，竟然浮现一种成年人才该有的，对生离死别已经漠然的内敛和懂事。

我怀疑那是一部从童话中觉醒多年的大人潜移默化到卡通里面去揭露心声所编写出来的。但当时那个年纪的我尚无法承受如此巨大之悲伤，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直到片尾曲唱完都还在等画面突然从黑暗落幕的背景中明亮清晰起来，然后雪人们像跳跃时节一脸滑稽样走到男孩面前大喊：“愚人节快乐！”



额头

凌晨野兽窃走熟悉的经期
(日子少了剧痛的慰藉)
我想, 靠近你额头
亲读时间在头颅结疤的经文
已容不下月色宿命的质感
愿是行旅三亿光年的神态
滋润历史课本上渐次枯瘦的南洋
每每俯首 眼神冲洗着
林业背影倾倒的荒地
秃亮如去鳞的鱼骨
梳理革命家的时髦长发

刘海边陲 我于麻绳上
走索 寸步踌躇在一行字长窄巷
惧高症龃龉 若不想樱花般潇洒脆弱
履历只能像细指弹动筝弦 蹤躅进行
旋律震落眉宇间牛郎搭建的桥梁
音波体内有风行驶, 忘却缴付岁月过路费
顿时, 免税出境 如季候鸟定时迁移
飞越死亡的风水 集体
在某青岛上书写合群部落
你是留宿的原住民, 哟叹天国

这里头全是简促的唇 交换耳语交换
寻亲的地址般探索最营养的靠岸
翠绿斜坡排满你晾晒快化身为咸鱼条的鱼尾纹
海腥四散在你理想的蒸气内

败坏的体温一如离线的温度计 颤抖寥
星, 预计
今年彗星会更火辣更响的真相
惊动山穴正构思语法的麒麟
进驻众生嘶吼
撕裂了农历十二月 叫醒春天该翻阅的晴
天叙事
那页, 他睡卧成湍流
继续为年兽的传说流浪民心

霓虹里放大胎生的视野 用尽余生世袭
这动词自然是生存进化论的公式
我想, 靠近你笔尖
(所有标点符号都失去性别)
静听舌苔使劲擦拭的往事, 如喷泉水腾空后
纯粹溅地那刻罪恶统统净化淡成清白
一切的漠视抚摸你额头
像起褶皱的衣袖开拓疆土
分清界限和地平线虚实的落脚点
然而, 我依偎仅存沙漠无法掩饰的航线
从仙人掌家族史走回手心, 秉承
龙的传人的血脉脉络 身披科技使命
以肉欲繁殖时代无缘成全的缺陷
微美且深酝着天时地利的刻板印象

我想, 靠近你赤道
几度窝进一部磁场企图陶醉在白酒起泡的愁意
云海褪色以前 召唤
耳垂边狩猎诗穿梭门缝的古野兽

〈浪台北〉系列

● 木焱

城市

每座城市都需要香烟
等待前进的思绪
以烟的状态交媾

变幻如生命的气候
缺水的灵感
要启动一首诗
乘载众多孤单的眼

城市开始禁烟活动
烦恼因此液态存在
融入海水,河水,甚至冰水
有淡淡的烟味

过滤,过滤,再过滤
一首充满烦恼的诗
冒出的只有一颗颗句号

迷情

白昼让我等待
即离的景物
不可预测

当换上死沉的星光
脱离的暗影
马上发生

我听见四处的叹息
却不在面前
而在经过的某一个他方

拼命喝完1500ml的矿泉水
一个下午就抽掉一包烟

我们谈未来
流汗,补充水份

我们谈未来
烦恼,不断抽烟

如何在未来
拍一支
矿泉水 - 革命 - 香烟
广告

这样隐藏
革命的种种

台北生活

所有 所有的玻璃门
感应到此人
此人最深沉最隐密处

忧郁打开了
不高兴打开

同性恋打开了
自责打开

失业打开了
不走运打开

选战打开了
不平衡打开

幻想打开了
没做爱打开

欺骗打开了
不道德打开

罪恶就这样打开了

一整个假日
血血血血血血血
拼

又回到岗位
回到心灵里打烊的
感应门

笑容不再打开
年轻不再开门了

台北以外

离开台北的最后
天空出奇壮阔
登高站在拥挤的建筑丛林
排山倒海的云层推近眼前

走进台北的冬天
云霞等候灯绿

可以通过
陆路上游动的杂乱的虚妄

街灯齐整等候
白天和黑夜交换什么
灯上没有倦鸟栖息
灯下却有归人匆匆

我想再用一支笔来写诗

● 唐十五

我想再用一支笔来写诗
 良久不曾握笔的右手，五指
 偶尔痉挛
 偶尔纠结
 我相信，很早以前它就已经蠢蠢欲动
 急于释放紧绷的欲望
 对于《观沧海》一诗的失守
 你始终不愿多提
 我知道不尽人意
 只因它诞生在Word的字行之间
 高傲的鹰向我投诉
 它飞不出来
 Window的紫外线太强
 不是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
 总是有意无意，
 打扰它与蓝天翻云覆雨的欢愉

鹰说：“啧，我会阳痿的！”
 我惭愧
 只好用文字的砂粒
 不断磨它的喙
 我想再用一支笔来写诗
 不动声色
 是为了配合那一瓦出走的岁月
 像一本书，很久也不能读完的书
 隐秘在透明的愧疚里，
 沉默
 我敲一敲后脑勺
 钻出一只小鬼来跳在纸上
 啃食着那即将完成的宣言
 时间停了
 小鬼告诉我，它只是害怕我被鬼俯身

半边树

● 邓炜傧

我窥见，一棵半边树
在我住的这一片土壤
没有培植一棵好树的
肥料与水分

我窥见，一棵半边树
只长出半边枝条
挂着半片叶，半朵花瓣
结出半粒果实

半边树
常在我的噩梦里出现
如一个
没有半边身体的人

妙莲芳华

● 李天葆

海鸥文学奖2010
小说组优秀奖

电视机下午送来，福姑不在，刚带着斋姑们去金鱼村做法事了。只留后堂一两个打扫女工和洗衣妇，还有妙莲——靠近岁末，也有些人来还太岁，瑶池圣母庙近年也包揽摄太岁还太岁的，不过老派的信众宁愿亲身过来一趟，拜还了才安心。妙莲耐心寻出半旧簿本，看年头纪录的密密麻麻人名，添了香油，念了一句，在神龛边的鼓咚咚声微敲，只觉布幔无风晃，烟黄轻罗纱绣上的寶相花忽然暗淡了，日头半映，有时照来，有时沉下去，一只黑猫卷缩在浅朱砂红哑面瓷砖上；她这一向睡得不好，更有点烟迷如梦。步入后堂天井洗脸，一溜绿豆青瓷砖，镶嵌住一只象牙白洗手盆，伸手往一扭扭的水里一探，水是热的，微微烧滚，仿佛给太阳眷顾，这水无端就活过来，脸一阵烫，擡头，壁上四方镜子里倒映出一张人面，妙莲惊诧了一下，转过身去，那男子穿着寻常T恤，金色阳光斜斜截，看不清他的脸是方是圆，唯见他舉高一张发货单，脚边停放了个纸箱。

妙莲哦了一声，忙引着他到另一侧的起居间里，门是虚掩的，地方宽敞，靠墙是书架，摆满了在家人捐印的经书，大都浅玫瑰红封面的薄本，背面不忘志明谁人“印赠结缘”——中间就坐着个组合柜，正中最开阔的应是摆放电视了，男子抱捧住纸箱过来，拆开，一个笨重漆黑的物体端出来，他也不问，自顾自的将之放在那空位，手缠绕着那细长电线，回过头来，挑动眉毛，似向妙莲询问插座在何处；她反应不过来，怔忡半晌，才说“哦，在另一边。”角落平白多了个洋灰圆柱，上面龙缠凤绕，是五彩浮雕，这里午后空气有灰尘浮动，窗光迎接，就是一道光幢金尘，斜照下来颇具舞台效果；她拐过去，接过那人的卷曲电线和插头，手往柱后找寻插座。他倒是不愿闲着，低首则捡起那捐赠的小经书翻阅，忽觉有趣，哇一声，念起来：“初一早晨造凉亭，金砖铺路等善人……”妙莲笑道：“这是十造凉亭真经，很有功德的，你等



下拿几本去。”他摇摇头，似乎不大领情——妙莲倒不觉得窘，径自开了电视按掣，画面一大片白花花，男子垂觉，自去调较电视频道。她们此处屋顶不高，天线鱼骨屹立，没一会儿就有七彩映像。他拎起遥控器按来按去，色调音响一一弄好。妙莲心想，慧因、世兰二人对于重播的《还珠格格》追看不舍，夜里应是雀跃不已了。过去自己还不是这样？多年前港剧的主题曲在另一边厢隐隐响起来，妙莲则压低嗓子跟着哼唱：世事多苦恼 别时哪知见时难，怕忆旧侣，怕想旧爱，一生悲欢恨怨间……小房闲就吊挂一管电灯，苍白暗淡，箱盒层叠上放着小圆镜，背面是中国漓江山水，正面是妙莲凑前去自照的脸容，她把刘海拉直，对齐眉毛，十三四岁的眉眼愁楚，看有几分像汪明荃的模样否——还未长大，就要思怨郎归晚了。

男子弄妥了，叫妙莲签单——买电视的银款，想必福娣姑付了。妙莲看了看单据擡头，咦，是顺发电器行。

多年前信众捐来的电视残旧不堪，画面时有时无，颜色走调，多次修理，如今休无可修；福娣姑看在一众姊妹们的福利份上，自己慷慨拿出私己钱，换一架新的。只是福娣姑因为不能割舍的家族情分，还是得跟新村大街的顺发电器行买——按照她的说法，是她杨家自己人，叔公那房二代的生意，等于福娣姑堂兄辈分，虽然她一人老早住圣母庙，终生不嫁，算是半个出家人。然而中秋节那时必芳相亲的事，妙莲没忘记——顺发家的大儿子，福娣姑的堂侄，倒是经由庙庵内部理事夫人介绍，说是这些瑶池圣母庙长大的女孩儿里，必芳的脾性是极好的，是福娣姑身边能说体己话的一个。反正并无规定她们势必要青罄红鱼过一生，红尘那一端有新的情缘，嫁得好也是大有人在。约在梅苑酒家吃饭——这也是老派餐馆了，少有的讲究柴火锅气，广东古老手艺确实美味，点的八宝鸭、佛钵飘香硬是和一般坊间卖的有别，高脚托盘盛菜让也跟去的慧因、世兰两个女儿家当作稀罕事……只是回来都向妙莲说顺发长子黑黝黝一张脸，笑也不笑，三十好几，就像四十岁的老成。相亲不成，必芳没说什麼，后来据传她当天拎个茶杯也不稳，失手落地，砸个两半，那理事夫人面色一沉，自然看作是不祥征兆，还是打住为好。圣母庙姊妹以后提起大街顺发字号，都吃吃笑起来，

直到把新闻说成旧闻方休。

妙莲签了单，欲打趣问一句，你们家少东讨了老婆吗，却又止住，不想被人认为是声口轻佻。男子反而似笑非笑，问道：“这里住的都是斋姑？”妙莲心底有气，可嘴边还是含笑，把那原子笔丢掷回去，说：“不一定哦。”他走出起居间，她忙关了电掣，跟着出去。天井太阳反扑过来，一阵金光照射，男子回过头来，笑问：“我以前读小学，班上有个杨世莲同学，记得就是这里的斋姑，不知道还在吗？”妙莲微微一笑，用手遮住艳阳，只管说着：“我们这里女孩子有叫世兰、世菊、世竹，世莲就没听过了……”他用手指转过来朝向自己，笑道：“你告诉她，四紫班的张旗飞，问候她一声。”妙莲略微歪着颈子，斜斜的眯缝眼睛，似不胜阳光炽热，但也点点头，“看见了，便代你转告。”他从裤袋掏出一顶鸭舌帽，戴上，对着妙莲眨眨眼，大步走出去了。

妙莲穿过天井一地的金色光网，来到前殿。望了神龛里的瑶池圣母像，那神像嘴角轻轻含了一朵笑，双目盈盈的注视着，妙莲忽然觉得殿里也有太阳步履姗姗，缓缓的热起来。黑猫在地面仰头看她，猫儿颈部原来有一片雪白斑块，并不是全黑的——妙莲以手摸猫的头顶，开始觉得这小东西有点可爱。

乐园巷的利协印刷厂陈太夫人仙游，因老板经常替庙里印经书，有点交情，于是福娣姑领着斋姑们来唱经。那日慧因肚痛——女孩子多吃了点冰，月事来临总是麻烦，只好央妙莲代替。一个仓促间搭就的棚子，灵堂前奇窄，妙莲只觉得局促，穿上海青，更是闷热无比，随着姊妹吟唱得没多久，听棚外微微一两声闷雷，欲雨未雨，借此便悄悄退下来，倚在一边的小凳休息，福娣姑正和家属交待细节，眼角瞥见，也不没怎样。妙莲看着福娣姑这几年倒是瘦了——小时候雨天劈雷，就听她说些异闻怪事，闪电打雷，其实是天上龙神领兵，地面的精灵道行不高的，就要遭殃；福娣姑说以前这里还是很荒凉，入夜邻舍不闻人声，雨夜里窗门总觉树影舞晃，雷声轰炸，很刺耳惊心，须臾则听见门板有趴搔声响……她稍微停止，才细声说，是山芭里灵蛇、山猫和紫狐叩门避难，更有的是知道劫数不可逃，特来托孤。福娣姑笑道，指着大



家，就是你们这些小妹仔了。姊妹们都在笑。

她们见福姊姑经常穿一袭宽松黑胶绸衫子，偶尔走到天井，风大，身上衣衫吹开，两袖啪啪似要飞起来，蝙蝠一样——后楼天花板老是有蝙蝠栖息，走上去，只见一只只倒挂，一地撒落尽是果实，想必是蝙蝠唧来的。当年多嘴的师姐暗地里说福姊姑是“匹婆精”，那后楼是她的巢穴，半夜会抓熟睡的小斋姑去吃掉……这些话不时拿来吓新来的小斋姑。妙莲心想要不是这福姊姑张开双翼，保护了这许多孤女，她们的命运也不敢想象了；当然后来也有些姊妹要去寻找亲人的，或者有天来个陌生人说是亲生父母，上演泪眼相认的折子戏。但绝大多数已经心平气和，看开了——像自学会的诵经吟唱，在无数次别人家的丧礼，她们肩并肩，也没敲击鼓磬铙钹，只是低低拉起一把声音，是《黄泉引》，唱的是黄泉路上，牵引亡魂在望乡台，在人间投视一眼，与亲人道别；到底也像是各自和未见过面的血亲道别，边唱边释怀，也放下了家人为何遗弃她们的怨怼。至于声名富贵，转瞬好比浮云，歌声里劝慰亡魂看透，喝酒吃饱，然后上路。那年妙莲才八岁九岁，唱经有板有眼，福姊姑在旁听着，深感怃然，自此对妙莲留了心。以后有人学得有点模样，福姊姑也点头称赞，但加上一句：“很好，可要像阿莲那样子就没有了。”之后就有人说妙莲其实是福姊姑的亲生女，对待她有别——这该是旁边的人不忿比较，恶意造出的谣言，过后妙莲打斋竟不敢过分表现，吟唱声微弱，逐渐便没有留在打斋行列里。福姊姑在众人面前倒没说什么，只是在必芳几个较为无需提防的近身略微透露，嘴边叹息不已，说妙莲傻。

后来一阵子这大街修治道路，竟车祸不断，好几次死伤，街坊特请瑶池圣母庙斋姑们去超度——她们回来，在走廊雀噪絮絮，说连电器行有个伙计都给撞了，年纪轻轻的，妙莲抱住了黑猫，听见了有点疑心，但也不愿意去问些什麼。到了夜里，黑猫悄声没息的走近房门，以爪搔之；妙莲察觉，扭开门，猫儿即闪入。妙莲喷一声，有嗔怪的意思，可黑猫却大模大样的踱到床脚边；她坐在床沿，猫儿则缓缓靠过来，卷睡在人的脚畔。妙莲一下下抚摸它的毛发，心里有事，当下有种凄酸且快乐之感……它其实跟自己来做个伴了。



不久则听说电视机坏了。其他斋姑自然把矛头指向妙莲，都是那天她签收的，也没检查清楚。妙莲没办法，怎样也得往大街走一趟。

一路汽车不断——烟尘里有印尼人摆买的摊档，当街炸一种鱼饼，风吹来腥味四溢，妙莲掩鼻而过，有人就买了，站着吃起来。街口刚新开一家迷你超市，门前搁一个冰淇淋贩卖箱，稍走近，则冷气袭人。却见顺发电器行在对面，妙莲走过去，门口吊挂着促销用的广告纸卡，让冷风吹得晃动不已，旁侧倒有群人驻足在看大电视屏幕的电影，忽的轰一声，动作片爆炸音效奇大，也属于一种吸引人潮的手法。她张望一下，也不见那张旗飞，可反正来了，看看也无妨；走到一排玻璃展示柜，里面摆放着照相机，极其精致小巧，柜边有个女售货员爱理不理，斜着身子，在吃一包炸薯片，咬得叽叽呱呱响，很刺耳。

不招呼更省心，横竖自己又不是来买东西的。

踱步到角落，这里竟然连浴缸也有售卖，雕花镶金的大浴盆，象牙色的瓷缸，华贵得不大协调——也许这新村里一些新富人家，婴儿媳妇会购买添置，但也不至于夸张至此。像是不大正派的女人才会躺下去，一池白泡沫，然后伸出一条美腿，老电影里纸醉金迷生活的其中一幕。却料不及现实里忽然出现了，有点好笑。

“你也想在这里冲个凉？”

妙莲一惊，回头，是他。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看见了，心里还是有止不住的慌乱和欢喜。

她粗着喉咙，仿佛装起不耐烦的样子：“喂，下午有时间吗？到我们那里看看，电视机坏了！”听着连自己也有几分反感，刻意掩饰什么。

这张旗飞显然在太阳下晒得久了，脸上红通通的，像从海边回来似的，眉眼里笑意晃漾——活生生的站在跟前。活着就好，妙莲为自己之前的乱想感到一丝羞赧。



“到底可以吗？没有赶紧来修。我会给人家骂死的！”妙莲有点嗔怨的追问。再一次，她对于这个稍微作态的举止而惊诧。

“没问题，不用担心啦。”

妙莲实在讨厌他声音里那种劝慰安抚的味道，似哄骗身边的亲腻女人。但心里有道门徐徐打开，窃喜的感觉不请自来，登堂入室。

“说过算数，不然即使是同学也没情面……”妙莲笑盈盈的，狭长的眼睛眯起来，那微带椭圆的脸极像妩媚的猫儿，匍匐在瑶池圣母跟前的一头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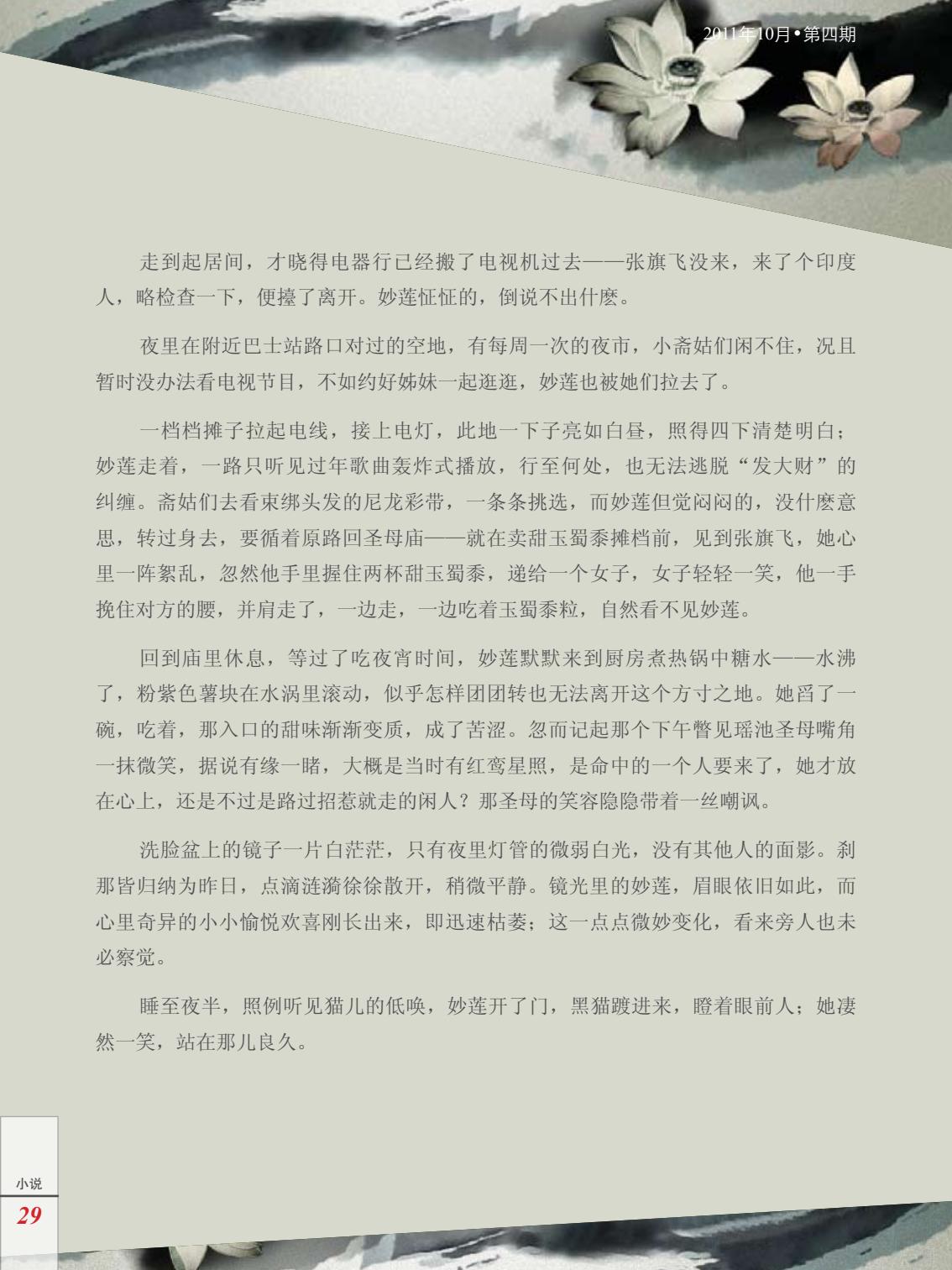
“哦，默认了，那天和你说起，却完全不承认，你就是杨世莲嘛……”他笑着抗议。

那天妙莲装着那名字不是自己，也情有可原——多年前上学的名字，许久不再使用，仿佛是前世旧事，他不说起，其实真的不复记忆。此刻两人相视而笑，她只觉得瞬间的快乐不大真实，云里雾里，稍纵即逝，忍不住留住多久就多久。他滔滔不绝的重提学校琐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可笑细节，似乎顿时把她当作特定时空的亲人，有些回忆是共同秘密，外人根本无法知道。

好像时间过得颇久，也恍如短暂的一瞬间。妙莲站在浴缸浴帘一旁，和他开着玩笑——这段时光变得异常珍贵，可以收在神话故事的葫芦里，保藏得好好，一句随意的话语，一个表情笑意，不会忘记。

下午果然有电器行的货车，开到圣母庙去。

妙莲在后面帮厨娘搓面团，做板面吃，也听不见货车声响。她忽然想吃甜腻之物，兴致勃勃的要炸年糕，先切了一片片深琥珀色年糕，沾了面糊，搁在热油里，嗤一声，油花爆了一点出来；妙莲喜滋滋的，注视着年糕在金黄色油里沐浴。才捞上碟子，厨娘煲了一锅番薯糖水，央妙莲看着；她掀开盖子，透明水色带着淡淡紫红，舀了一匙尝味，热辣烫嘴，却自有一股清香。



走到起居间，才晓得电器行已经搬了电视机过去——张旗飞没来，来了个印度人，略检查一下，便擡了离开。妙莲怔怔的，倒说不出什麼。

夜里在附近巴士站路口对过的空地，有每周一次的夜市，小斋姑们闲不住，况且暂时没办法看电视节目，不如约好姊妹一起逛逛，妙莲也被她们拉去了。

一档档摊子拉起电线，接上电灯，此地一下子亮如白昼，照得四下清楚明白；妙莲走着，一路只听见过年歌曲轰炸式播放，行至何处，也无法逃脱“发大财”的纠缠。斋姑们去看束绑头发的尼龙彩带，一条条挑选，而妙莲但觉闷闷的，没什麼意思，转过身去，要循着原路回圣母庙——就在卖甜玉蜀黍摊档前，见到张旗飞，她心里一阵絮乱，忽然他手里握住两杯甜玉蜀黍，递给一个女子，女子轻轻一笑，他一手挽住对方的腰，并肩走了，一边走，一边吃着玉蜀黍粒，自然看不见妙莲。

回到庙里休息，等过了吃夜宵时间，妙莲默默来到厨房煮热锅中糖水——水沸了，粉紫色薯块在水涡里滚动，似乎怎样团团转也无法离开这个方寸之地。她舀了一碗，吃着，那入口的甜味渐渐变质，成了苦涩。忽而记起那个下午瞥见瑶池圣母嘴角一抹微笑，据说有缘一睹，大概是当时有红鸾星照，是命中的一个人要来了，她才放在心上，还是不过是路过招惹就走的闲人？那圣母的笑容隐隐带着一丝嘲讽。

洗脸盆上的镜子一片白茫茫，只有夜里灯管的微弱白光，没有其他人的面影。刹那皆归纳为昨日，点滴涟漪徐徐散开，稍微平静。镜光里的妙莲，眉眼依旧如此，而心里奇异的小小愉悦欢喜刚长出来，即迅速枯萎；这一点点微妙变化，看来旁人也未必察觉。

睡至夜半，照例听见猫儿的低唤，妙莲开了门，黑猫踱进来，瞪着眼前人；她凄然一笑，站在那儿良久。

The Causeway Bar

克拉码头的夜色缀满红灯绿酒，一座酒吧紧紧挨着另一座酒吧，从爵士过渡到迷离的舞曲。CUBA最是热闹，黑人歌手仿佛就是从遥远的南美的热情之岛飘零至此的嗓音，有点灰色，浑厚得有点虚。密密麻麻的主题与空间，仿如隔世，酒吧街以喷水池为中心辐射，桥的那边是尽头。桥的对岸有一家Causeway Bar，那里没有舞池。

“Waiter, this song please.” 他递过去一张纸条。

矮矮的舞台上坐着一位歌手，十指在电子琴键上跳跃，踩踏板的右脚有时紧有时松的裤筒，变幻着折射的线条，肩膀忽左忽右跟着节奏摇摆，一双眼耽溺在黑色的幻想中——高音忽然像绽开的烟火一瞬即逝，他喜欢用微笑作结束。

“The next song will be *My One and Only Love*. Mark, the gentlemen's down there would like to say 'I love you, Elyn' to the gorgeous lady's sitting beside him right now. Hope you enjoy it.” 还来不及听见掌声，气氛便陷入慢板浪漫的静谧。

“换个地方应该很多人会起哄咯，哈哈。”

“Buddy, 生日快乐，今天你一定要请喝酒了。”

“好好。Two Singapore Sling, please.” 服务生没入厨房的窄门。

“你还是这样喜欢这种酸酸辣辣的酒哦？”

“是你教我喝的咯，现在还来怪我？这里东西很贵，等一下去哪里找便宜的东西吃？这里想讲话大声一点都不可以。”

“唉哟，你以为这里有mamak么？拜五晚上就是这样‘显’的啦。”

“Cheers.”酒杯碰撞的清脆，轻轻划过Sting散漫的曲风，很随兴的意外，叫Elyn的女生一直微笑着不语。

“跟我回KL，见见我爸爸。”

“你都说他不喜欢马来人的。”

“你不一样，”自由拍让音乐无限下坠，女孩低着头，灯光昏暗。“跟我一起回KL啦。”

“拜五还要加班，最近都不用回家了。”

“你JB人还抱怨什么？”

“就是啊，我回去还要订机票，都几年没有回去了咯。”

“今天那个customer真的很不甘愿给我做audit，跟她拿什么都是‘Sorry, wrong department’、‘Sorry, I don't have it right now.’要给他们气疯了咯。”

“我碰到的才厉害，叫我自己去储藏室找，几百个file咧。”

“头大，每天都忙到要死。”

“死你的头啦。听歌听歌，来这里就是要放轻松，啊，我喜欢这首，呃呃……

Shape of My Heart。”

“我看你是喜欢这个唱歌的咯。”

“就是，每个拜五都来这里。”

“不错帅一下，帮你跟他要电话，怎样？”

复调的旋律，一阵讪笑。

酒杯碎裂的声音又是另一种清脆，是一种呼唤，立即招来了木无表情的服务生的扫帚与畚箕。喝醉的女子枕在纤细的手臂上喃喃咕咕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中年男子一句抱歉也不说，急急忙忙换起女子。往洗手间的方向。

“Can you help me?”中年男子向那位叫Elyn的马来少女求助，来不及注意另一双微微浮肿的眼眸。顿时，两个盥洗盆，一边在呕吐，一边在哭泣。

“Let's forget how fragile we are ——”

乒乒乓乓，玻璃碎片堕入深渊，音乐传不到这里，一口一口被巨大的冷气发动机给吞噬掉，轰鸣以及火炉一般的闷热。服务生点燃一颗星，深深吸入身体，这里比较宁静。

“哇，在这里偷懒哦你。”

“抽烟一下会死啊？”

“等一下早上回JB吗？”

“嗯，还要帮妈妈开店。”

“你不累哦？每天来来回回。”

“习惯了。”

“那不用睡觉啊？”

“也习惯了。”

服务生踩熄烟蒂，走入厨房，地板上残留余烬的斑迹，有点粘湿。

“Here's my favourite song, *Englishman in New York*, wish everyone's here a very pleasant night.”

Upbeats抢拍的跳跃，携着音符跨入超然的意境——孤独的歌手自弹自唱，少了倍大提琴的摇摆，听不见萨克斯性感的招摇，钢琴独奏的部分或许有点孤芳自赏，咬字少了一点英式的原味——仿佛都已经无所谓了，STING。

死了的童年

客厅裡来借住几天的堂弟在用着手提电脑玩着电脑游戏，主人公把气集在胸前，面对着注定死去的小喽罗。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游戏，只是匆匆地走过，临出门前说了声：“我妈问起的话说我是出去玩就好。”

三岁时他在堂哥的指导下杀死了最后一隻怪兽后，彷彿有人拔苗助长似的，就这麼突然且畸形地成熟了起来。

“记得你三岁那年我们整家去海边，你最机灵了，常常才在很远的左边看到你，过不久你又在右边出现。”他那几个大他没几岁的堂哥谈起他那不可思议的转变时总会如此说。

可是三岁能记得什麼？即使是那些堂哥由于本来就不常见面所以谈得再深入时就会开始像背诵课文般支支吾吾。

他连自己的回忆也是吞吞吐吐的，只记得那时阳光和沙滩都很苍白，海浪声盖过了笑声。还有那天回来后他的父母比他更怪，总是把多数的时间靠在一起窃窃私语。他还会怀疑自己的记忆，例如那时是否真的有看到他父母在以为他偷窥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

就是那时开始大家说他变成熟的。“三岁就这样了，真成熟。”因为他变得不爱玩电脑游戏，不爱吵闹，不爱缠着大人，不爱听童话，爱一个人看着地上成群结队的蚂蚁发呆，等长大些了就给人说成在扮忧鬱，还有只有他自己懂得的，爱偷窥父母哭泣。只有他懂得只是单纯因为提不起劲，像一颗心被切割成了一半，一个人被割得只剩一隻手和一隻腿。

他母亲会喜欢拉着他说些他听不懂的话。这又是另一个他实际上并不是变得成熟的证明，所谓大人的话于他还只是悲哀的外国语。可是那些他不懂的语言还是在雕塑着他的记忆，例如帮他在稍长大些后终于成功摆脱他开始时总会做的，一些用一隻脚在街上跳跳跳着移动的梦。可是即使在忘记那些梦境后他还是总觉得有些沉重的秘密是属于整个家族的，像朵专属的小乌云压在每个人头上。他怀疑堂哥们对管于他的转变，越来越支支吾吾的言语也是他的婶婶们雕塑的成果。

再转个弯就看到小时来海滩时小孩们争着来买糖果的杂货店了。他惊愕地发现那杂货店已变成红豆冰店，从残旧的招牌可以推想这红豆冰店在这他变得不爱玩的十多年裡也悄悄地变成了这一带的老字号。

他把车停在树荫下，走去沙滩。阳光和沙滩还是一样苍白，海浪盖过了抽泣的声音。

有些秘密像十八禁的电影，得等到能够了解的日子以后才能接触。因此现在是他第一次朝着大海下跪，哀悼他三岁那年乘着大人不注意时偷跑去大海玩而溺毙的双胞胎哥哥。这裡死了一个小孩。

马华现代诗的疑虑及其冒犯性

● 温任平

马华现代诗不易谈，要在这儿预测其发展走向更难，连60年代初便写现代诗的资深评论家张尘因在《有本诗集》写序时也不得不说：

马华“现代诗”是个怪胎，发展到今天二十二诗人诗选，“怪”的情况都没有变。马华“现代诗”的现代所指谓的是什么呢？因为是写作于今天（当代），所以是现代？因为是具有现代主义的内容，或表现的是诗文化环境的现代性，所以是现代？因为是受过现代主义的洗礼，因此尽管现代主义早已被宣告死亡（诗人Stephen Spender于1954年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撰文，高呼“现代主义已死，现代主义万岁”），所以是现代？抑或是看到现实主义主流已穷途末路，欲另辟蹊径，所以是现代？这些问题显然都没有合理的解答。比如最有组织的现代诗文学运动——天狼星诗社，它所代表的中国性写作如何趋近现代性？中国性写作的诗歌语言与诗歌美学精神的现代性张力如何化解？

“当代”（Contemporary）与“现代”（modern）意义相去甚远，当代还有人写作古典诗词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把现代主义（modernism）与现代性（modernity）并置在一起讨论，情况可能复杂许多。王德威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溯至晚清，从太平天国的崛起至宣统帝的继位60年间的所谓“压抑的现代性”¹，很显然的，“现代性”不等同“现代主义”，否则1919年肇始的新文学便可顺理成章地称为“现代文

学”，而胡适《尝试集》收录的作品都是“现代诗”了。

纪弦领导现代诗社，提出“现代派宣言：六大信条”，其中一条指出现代主义一词“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而新兴诗派，则泛指“包括了19世纪的象征派，20世纪的后期象征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派、美国的意象派，以及今日欧美各国的纯粹诗运动，总称为‘现代主义’”。²

交待了上述背景，是因为马华现代诗的兴起有其脉络可以溯源。50年代的白尧赴台留学，返国之后即负责《学生周报》、《蕉风月刊》的编务，前者是一份中学生刊物，内设文艺版，供青年学子发表作品，《学生周报》的作者，年纪稍长后，转而投稿《蕉风月刊》者比比皆是。要之，《学生周报》是栽培文学新秀的园圃，《蕉风月刊》则刊载较成熟、艺术性高的文学创作。《学生周报》与《蕉风月刊》之所以影响深远，因为在60年代以迄70年代，它们是国内仅有的两份定期文艺/文学杂志。

《蕉风月刊》除刊登本地作品，还刊载台湾作家的诗、散文、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新一代的马华作家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期的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现实主义当阳称尊，偶尔刊载一两首现代诗点缀门面，只是表示有关当局确乎履行了约稿启事的承诺：“欢迎来稿，不分派系，园地公开。”60年代初，南洋商报的文艺版一度由完颜藉、牧铃奴主编，鼓吹现代文学，译介欧美的前卫作家的作品，可惜为时短暂，该版编辑不久换人，作风趋于保守。现代主义文学仍得仰赖《学生周报》、《蕉风月刊》维系于不坠。

笔者于1971年筹编《大马诗选》，收录27位现代诗人的创作，诗选于1974年面市。³我在编后话用的题目是〈血婴〉：“……一直处于一种难产状态。它在我的丹田周围蠢蠢动着，折磨着我、煎逼着我，甚至伤害着我，最近这些日子，它甚至渐渐成形一个没有伤口的疮，……而它终于伸出头来看看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看到了它。哈哈哈哈哈。我捧着已呈空虚的肚腹，怀念着青春期的辛苦恐慌，酝酿期的辗转不安，我忽然觉得我应该笑起来，应该朗朗地笑起来，毕竟，我没有让胎死腹中。”笔者以“血婴”喻《大马诗选》，而张尘因指称现代诗是个“怪胎”，我想这已不是一个喻词巧合的问题，而是一些基本概念尚未厘清的状况。张先生说现代诗发展到2003年22位诗人自选出版《有本诗集》，这种“怪”的情况都不曾改变，值得吾人反省深思。

现代诗之所以被视为怪胎，照我的揣测，那是由于它的冒犯性，它冒犯传统，蔑视规范，颠覆语法，悖离一般人的思维与想象习惯。学院诗人姿态高蹈倾向于玄想，意象运用五花八门，曲折纠缠，动用知识资源举重若轻。当然诗人不会去管读者看懂与否，懂不懂不是诗人的职责。⁴习惯散文分行、内容一览无余的马华现实主义诗人，只能杯葛唾骂，常见的批贬包括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荒诞不经、不知所云，这样的作品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是怪胎。毕加索的抽象画，尤其是他的立体主义画，本来不可能看得到的另一边脸都在这一边看到了，而且五官经过另行组合，位置比例颠倒，当然也是怪胎。把陌生事物视为怪胎毋宁是正常反应。但内行人仍然视现代诗为怪胎，那就该认真考量了。

张尘因指出：“马华现代诗在纵的继承或横的移植之间的是定位问题上都没有一个妥当的解释，因此在诗文化精神的资源上始终没有宏大的开拓。”⁵就我看这个问题在戴望舒时期已大体“解决”。戴的诗里头有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保尔·福尔，耶麦诸家的影响，但诗人从容撷取营养，不见斧凿痕。他写〈乐园鸟〉，乐园鸟源自西方神话，但诗中两次用到的一个词汇“饮露”引自〈离骚〉。戴望舒的诗中西方文化因素的交融自然浑成。戴的名作〈我用残损的手掌〉有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与法国后象征主义诗人的若干影子，他甚至用上了西班牙抗战歌谣的语言节奏，但这首诗一点也没予人洋腔洋调之感。戴的代表作〈雨巷〉最富音乐感与视觉美，诗的主意象如雨巷、油纸伞与丁香一方面使人联想到美国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首节，另一方面诗本身又洋溢着中国民俗学的趣味。现代诗人的中西交融，在余光中、郑愁予、杨牧这一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已大抵做到融浑不着痕迹。马华现代诗人如果在中西融会力不从心，也即是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面对文化两难，自己成了夹心面包，恐怕只能怪自己诗艺不精了。

笔者对诗人Stephen Spender于1954年于纽约时报撰文宣布“现代主义已死”，并不感到怎样忧虑。这些年来，西方一些文评家宣布“文学已经死亡”、“小说已经死亡”类似的论调不绝于耳。即使Stephen Spender的文章发表于具权威性的纽约时报，吾人亦不妨以平常心视之。名小说家伍尔芙夫人（Miss Virginia Woolf）即曾宣称现代主义肇端于1910年12月左右，伊赫·哈山（Ihab Hassan）认为这话“冒失”。⁶不过赫山虽然措辞谨慎，他本人仍忍不住要臆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大约肇始于1939年月。⁷如果后现代主义早在1939年已经开步走，那么Stephen Spender于1954年指陈现代

主义已死便可能出现时差的问题了。

现代主义之所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很多时候是一些词汇套用不当造成的后果。“现代化”是当前文化界最滥用的词汇，吾人必须小心使用。即使现代主义在不同语境意义亦不一，文学的现代主义与欧美启蒙运动以来的工具理性、资本主义、技术化、工业化的“社会现代主义”意涵大相径庭。经济方面则以工业革命为指标，机械、技术的引进使用促进个人生产量、国家总产量增长，顾志耐（Simmon Kuznets）认为那是经济的现代主义的萌长。科学方面，罗斯陶（W.W.Rostow）以牛顿为分水岭，牛顿的发明多带来的科技与电子工业的突破，标志了科学范畴内现代主义的抬头。

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龃龉，由来已久，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明显左倾，标榜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并企图通过作品宣扬某些所谓积极的理念，企图改造人心社会。现实主义以铺陈描绘现实状况，凸现事件，塑造人物典型以揭发社会的不公不义为方法与目的。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品流于露骨的说教，文字技巧粗糙，诗作仿似散文的分行，每一句都说得清清楚楚，题旨一览无遗，几无咀嚼之余地。⁸现代诗以意象并置，以暗示、隐喻各种方式曲达，肯定冒犯了现实主义的一干信徒。

张尘因在《有本诗集》读到了一些复调写作的尝试，也看到若干他个人偏爱的非/反诗意图写作，⁹大体而言这些作品都是后现代实验企图较强烈的作品。用张先生的话“……，即使在革命再革命的现代主义及其颠覆者后现代主义里，也有它们的诗意图写作主流。”¹⁰换言之，现代主义仍有向上攀升的空间，这个说法可能不太适当，应该说现代主义仍可通过内在的调整作出不同形式的表现，从而扩大舒展的空间。

所谓现代主义的革命再革命及其颠覆者后现代主义，西方学者用“重写现代性”（Rewrite modernity）来涵盖之，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李欧塔（J. F. Lytard）的漫游说（Peregrinations），我觉得上述见解特别有意思，其一，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其二是现代性从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傅柯（Michael Foucault）以知识考古学，“话语”不一定是手稿文本、书籍、而是档案。他的系谱学（genealogy）发掘被遗忘的知识细节，与历史碎片，重视元材料，德勒兹从莱布尼兹那儿发现了一个褶皱的双重世界，身与心折叠，展开，重叠，他认为无意识不是舞台，它是生产欲望的工厂、场所与要素。文学写作是变异过程，永未完成；变异是为了寻找那种难以辨识的“临界区域”（zone de voisinage）。违背语法的谵妄

是超近临界的努力或尝试。

吾人审察《大马诗选》（1974年），艾文写〈困〉，把“禅”人格化了：“禅坐在那里抖擞/同样看得见听得到/驱逐的办法就转不来/一部重型卡车轰入门槛/隆隆的声音怎样液化不开”，黑心藏的诗句：

那种植男性的种子

朝向一口新掘且又衰弱的井

禅的佛境与现代科技产物的重型卡车的轰轰然闯进，反映了机械文明对修行或闲适生活的干扰。至于黑心藏的意象则隔了数层，“男性的种子”是精子的暗喻，“新掘且又衰弱的井”是怪异甚至另类的意象，喻依是女性的阴户。

飘贝零的诗，诗行之间的联系蓄意被割裂：

模糊朝向月色以及景致

扭痛坟墓里的一根尸骨

文字语言“自我中心化”(egocentric)，现代诗人布下了不少“人工语障”(artificial obstruction of verbal expression)，30年后面世的《有本诗集》（2003年）收录的22位诗人当中有不少仍赓续现代诗的风格，只是诗行之间的想象跨度大了些，像刘艺婉的〈大K市公车〉其中两行：

白衬衫及领带穿着司机。

装扮一致的风景路过公车。

是一种“颠换叙述”(tranversion)，主客易位。吕育陶的诗句：“九十五楼的天空，死神忽然扑进来/推倒你一如军队踢倒一杯咖啡/于是，神清晰地听见了/人间霎那间打翻的无数只瓷杯”，动作意象大胆近乎匪夷所思（用整支军队去踢倒一杯咖啡？）但那不等于是“后现代的诗思”或“后现代的表现”，修辞学的夸饰可以远溯至〈离骚〉，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与“白发三千丈……”。吕育陶、卓秋香(skyblue)、龚万辉、周若涛、张惠思、罗罗、刘艺婉等人以谵言戏语，拼贴混杂、谐拟博议，即兴演出……均可归类为霍尔登(Jonathan Holden)所说的“非文学的近似体”(nonliterary analogues)。¹¹形式开放，玩弄意符，无聊消遣，意犹未足还可用后

设语言解构一番，这是后现代诗的特色，¹²《有本诗集》这方面的作品不多，仅能算是浅尝辄止，兹举卓秋香的〈Amour〉一诗以便参照：

特征	甜美易碎
保鲜期限	0.0000000000000001秒或一亿年
告白指示	盛着9999滴泪珠的情诗或扎满9999根玫瑰刺的心
呵护方法	小心轻放
善后处理	我喜欢私奔和自己

后现代主义的去崇高走向世俗，去中心选择边缘，这种哲学观与它的解构功能，一旦表现于外，即是韦伯(Max Weber)的“解魅”(disenchantment)。有人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殊不知后现代主义其基调是反马克思主义，如实地说，它反对所有不同名目的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然是反对现代主义，它会不会回归传统主义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论议题，不过我读到的反对或颠覆现代主义的作品都不曾让“后现代”倒退回去“前现代”。作品是最好的说明。在台湾60年代即已成名的诗人管管与羊令野，前者玩弄文字如玩弄魔术，滑稽突梯，有人把他60年代作品归类到90年代的后现代诗去。羊令野的诗严重违反语法规范，近乎梦呓；一些作品枝叶尽去，只剩下形销骨立的主干，把羊令野归类为后现代亦未尝不可。林亨泰写于50年代的怪诗，〈风景No.1〉、〈风景No.2〉、〈进香团〉，论者认为“杰异”，¹³且看林亨泰的名作〈房屋〉，¹⁴读者会发现其形式嬉戏与后现代简直是隔代相传。这儿不难看出诗的冒犯性与前卫倾向，它在后现代主义还没出现在台湾的50年代，60年代，便以骇人甚至激怒读者（当然包括现实主义者）的形式与姿态出现，远远走在时代的前端。

中国有所谓的朦胧诗，在某个意义上，70年代末（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无法论及）的中国朦胧诗与马华现代诗可以类比之处甚多。80年代中叶奇峰突起的“非非主义”无视文字规范，甚至拒绝使用形容词、副词，颠覆的对象是中文语言的记忆系统。非非主义对语言的结构与还原，去中心、去神圣、去道德那种边缘化、私密化的写作方式也与90年代于马华诗坛萌长的后现代主义诗若合符节。

朦胧派诗人舒婷，诗风柔婉，率性任真，擅于抒情，与她同时期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语言冷隽，诗行之间意义突兀断裂，意符自说话任由读者联想，如果前者是现代主义，后者的“内缘因变”(indeterminance)使他更接近后现代风格。¹⁵《大马诗选》

(1974年)的方秉达其诗作〈阴霾〉首节：“嘴角扭曲下的暗影/更丑化了你的造形/受伤了我的眼睛/夕阳急忙躬身/检回最后一束斜阳”；谢永就的〈十九行〉末段“用晶体蝶翼/用一笔雅致游鱼的一片鳞甲/搭起一个细巧的星空/于冷恬的空然上/你给我”的语言、形式与表现手法，把他的作品置于《有本诗集》并不唐突。《有本诗集》(2003年)木焱的〈窗外〉：“城市的窗外/大雨击退了飞鸟”，这是现代主义喜用的动作意象；周锦聪的〈阳光的味道〉其中一节：“我原想把阳光/装进罐头，寄给你/回头一想你的环保主义和你的笑容/从不与罐头碰头”行内韵与罐头、碰头的语言机智亦是现代主义诗人用之不疲的巧艺。把木焱与周锦聪录入《大马诗选》，从我这个主编的角度来看，亦无不宜。上面我只举了四个例子，实际上，这两部诗选/诗集还有其他的诗作者大可乘搭时间机器，互换位置。两部诗选集部分作者可以互换，并无褒贬意味，它印证了《大马诗选》与《有本诗集》的共通性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就上述观察，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与后现代中间并不存在着一条老死不相往还的门槛或关卡。王岳川曾经指出：“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后现代的反现代性使现代性更现代，成为高峰时期的现代性。”¹⁶

张先生在《有本诗集》的序里提到天狼星诗社成员的中国性如何趋近现代性这问题，老实说当年我与舍弟瑞安在70年代创办诗社以及在创作实践时都不曾考量过。天狼星曾经在马来半岛十个城镇成立了十个分社，社员百余人，收录进入《天狼星诗选》的社员共37家。从诗选的作品作为一个不算稳定的衡量计（能出版个人结集的社员甚少），有“中国性”倾向占了半数，共18人。¹⁷所谓“中国性”是作品中流露的文化乡愁与孺慕之情。这是边缘对中心的向往，中心是知识的资源、历史的凭借与精神的支撑力量。这关乎题材的选择或偏嗜。“中国性”的流露也有“显与隐”(luminosity and obscurity)之别，温瑞安的《山河录》就比我的《流放是一种伤》强烈奔放许多。70年代初，天狼星同仁没一人去过神州大陆，诗中的地理背景全凭来自书籍的资料加上虚构想象。历史典故亦然。意象与语言形构可借助唐诗宋词及其他中国文学经典。中华民族花果飘零，这种“中国性”来自民族的忧患意识与文化的焦虑感，大概可以称为另一种内涵的“压抑的现代性”吧。

至于“中国性写作的诗歌语言与诗歌美学精神的现代性张力如何化解？”这个问题相当抽象。中国意象的使用，还有古典语句融入现代语言，可否视为多年以来众说

纷纭的“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的一种方式或写作策略？策略（strategy）听起来有点造作，相当人为，不过当边缘遇上中心，当本土遇上乡土，现代性的内涵就不仅是现代或当代的因素，传统与历史的因素，也渗入其间；文化认同的二元性或多重性或身心不能一致与其说是张力的化解或松动，不如说这种紧绷状态适足于构成了诗的张力的内在力量，使诗具备感人的力量。当然这种说法还必须放在大马诗坛70年代的语境里去考量，才会有意义。这不是“同情的批评”，而是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必须具备的历史意识，这儿也就无需搬出傅柯的知识考掘学与系谱学劝请学者回到当年的时空现场了。

（10/10/2007）

（修订：29/9/2008）

（第二次修订：10/06/2011）

¹ 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各类名目的小说出版逾2000种，见赖芳伶《清末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日籍学者樽本照雄于《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大阪：大阪经大，1988）统计出来的数字较为精确，从1840至1911年共出版小说2304种，创作1288种，翻译1016种。陈平原估计从1902年至1916年，中国出现过57种文学杂志，见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大出版社，1989），页67-68。从1853年的《荡寇志》写太平天国与清廷的权力斗争到社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来目睹的怪现状》、《老残游记》以迄乌托邦式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月球殖民地》、《新石头记》，无论历史、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小说均有浓郁的讽喻意味，充分宣示了“压抑的现代性”。

² 引自覃子豪〈关于现代主义〉，文章收录于覃氏著《论现代诗》（台中：普天出版社），页153-154。

³ 《大马诗选》本应收录32位现代诗人。叶曼沙移居外国，出了变卦。绿浪（陈政欣）、黄远雄（左手人）由于联络不上，无法辑稿。张尘因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陆续发表过好些现代诗，由于我个人的疏忽，张先生的低调，《大马诗选》遗漏了这位前辈诗人。我曾去信邀请白尧“加盟”《大马诗选》，但他就是自己的诗写得不够好，亦无法勉强，不无遗憾。

⁴ 史迪曼(Timan Spengler)，在〈诗里行间的世界——杨牧诗选《Patt beim Go》〉一文里说，如果他仅能用一句话形容杨牧，他会用“兼备双重文化”，并指出在德国或西方，由于杨牧的多元文化背景与知识，他会被归类为“博学诗人”（poeta doctus）。引自“杨牧专辑”，《中外文学》月刊，2003年正月号，页110-111。

⁵ 见《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3），页2。

⁶ 参见Ihab Hassan, “Postface 1982: Towards a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 *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 Towards a Postmodern Litera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 3.

⁷ 如上注。

⁸ 文学的现实主义名目众多，但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作者显然没读过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三段经典文献，其中有两段，第一段是恩克于1885年11月写给Minna Kautsky的信：“……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与挪威人全是有倾向性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绘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888年4月恩格斯在写给Margaret Harkness的信上强调：“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小说，一部我们德国人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本人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念。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来说越好。”大部分马华现实主义作家缺乏上述洞察，尽写些主题先行、开口见喉的作品，自然会被读者遗弃。

⁹ 同注8，页4。

¹⁰ 同注4。

¹¹ 见孟樊〈诗人，招贴和害虫——中空的台湾现代诗人〉，《现代诗季刊》复刊第十五期，1990年6月，页9。

¹² 詹明信曾指出后现代文学有一种倾向，即“取消以往文类与言述类别”(effacement of the old categories of genre and discourse), refer to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Hal Fal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Oress, 1985), p112.

¹³ 引自萧萧著《台湾现实主义诗作的美学特质——以林亨泰为验证重点》，见《台湾诗学季刊》第37期（2001年11月号），页52。

¹⁴ 1956年1月《现代诗》第十三期刊出林亨泰的〈房屋〉，全诗如下：

笑了
齿 齿
齿 齿
齿 齿
齿 齿

哭了
窗 窗
窗 窗
窗 窗
窗 窗

¹⁵ 同注10，“indeterminacy”指的是后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哈山指的是多元复杂的指涉(referents)，包括模棱性、不连续、异端邪说、多义、散漫、叛逆、曲解、剔枢(decenterment)、替代、差数、不连续、离散、消失、反构式(decomposition)、反定义、去神话(demystification)、反全体化、反正统(delegitimation)。

¹⁶ 引自《海外汉学家看后现代主义》，参照文池主编的《在北大听讲座：思想的魅力》第二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页131。

¹⁷ 重读《天狼星诗选》（美罗：天狼星出版社，1979）收录的诗，有中国性倾向，中华儒慕情结的诗社同仁共十八人。以笔画多寡列下，他们是川草、江敖天、沈穿心、杜君敖、林秋月、陈强华、张丽琼、张树林、淡灵、温任平、杨剑寒、雷似痴、刘吉源、谢川成、蓝启元、蓝薇、蓝雨亭、苏迟（孤秋，已故）。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1. 本刊对来稿没有字数上的约束，只要是好，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在稿酬能力的范围内的来稿，都乐意刊登发表。
2. 欢迎所有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短、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配合作品的意境。
3.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传寄，并请提供纯文字档（.txt）或word档（.doc）。
4.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来稿会在三个月内被通知是否录用。三个月后作者自行处理。编者尽可能在决定用稿后就即时电邮通知作者。接受繁简文体投稿，但在发表时是简体档案。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5.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身份证号码。请提供银行户口号码，以便将稿费直接汇入。
6. 本刊有权对来稿删改，修正错别字，不愿意者请在来稿上注明。
7.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8.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或任何电子制作，以及其他出版形式。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文坛动态

海鸥文学奖征稿·明年1月31日截止

(吉隆坡——日讯)秉持鼓励大马文学工作者积极创作,发表优质文学作品,以倡导马华文学风气,暨提昇整体文化素养,传承文化薪火的宗旨,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海鸥集团赞助的第4届海鸥2011年度文学奖即日起徵稿,截止日期为2012年1月31日。

2011年度第4届海鸥文学奖简章

1. 宗旨: 鼓励本国文学工作者积极创作,发表优质文学作品,以倡导马华文学风气,暨提升整体文化素养,传承文化薪火。
2. 主办单位: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3. 赞助单位: 海鸥集团
4. 征文种类: A. 短篇小说组 B.散文组 C.新诗组
5. 参赛要求:
 - A. 参赛者须于2011年1月份至2011年12月份,在本国的报章文艺版、文学刊物或《马华文学》网络版上(不包括在其他网站发表的作品)发表过至少1篇短篇小说、2篇散文或2首新诗(得奖作品不能计算在内),另外再交上1篇未曾发表的作品。
 - B. 参赛者所发表的作品数量如果超出上述要求,请作者自行挑选1篇短篇小说、2篇散文或是2首新诗寄来。
 - C. 未发表的参赛作品以及已发表的参赛作品须个别交来4份,以电脑打字并列印在A4纸张上,稿末注明字数或行数,并附上文字档(Word Document格式)光碟,以便计算字数。此外,已发表的作品也请寄来刊登相关作品的版面复印本1份,注明有关报刊的名称和刊登日期,并把作者名字删去。
 - D. 同一作者不得投寄超过一组的参赛作品。曾在上一届比赛获得特优奖者,不得连续两届参加角逐同一组,但可参加其他组别的比赛。相隔1年(1届)后则不受此限,仍然可参加回同一组别。
6. 未发表作品的字数或行数上限(包括标点符号)为短篇小说6,000字或以内、散文4,000字或以内、新诗50行或以内。

7. 已发表作品的单篇字数或行数上限（包括标点符号）為短篇小说8,000字或以内、散文8,000字或以内、新诗100行或以内。
8.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2012年1月31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9. 奖项与奖额：各组设首奖(1名)——“海鸥”文学奖杯一座，现金奖6,000令吉；评审奖(2名)——小型“海鸥”文学奖杯一座，现金奖2,000令吉。
10. 评选：
 - A. 所有参赛作品分初审和决审两个阶段评选，由主办单位遴选委员评审。
 - B. 评审在评分时，新作品和发表过的作品比重均分。
 - C. 若参赛作品未达要求水平，评审团有权悬空奖项。
 - D. 评审团的决定為最后决定，赛后谢绝任何上诉。
11. 得奖名单和颁奖日期：将另行公布。
12. 注意事项：
 - A. 凡马来西亚公民皆可参加；未发表项的参赛作品必须未曾在国内外各类媒介（包括各种平面媒体以及各种电子出版形式）公开刊布、出版。
 - B. 本文学奖征文一概不退稿，参赛者请自留底稿。
 - C. 参赛作品上勿填写个人资料。请另用一张白纸填写中英文姓名、笔名、地址、联络电话、电邮及简介，并附上近照二张。资料不全者视為不符合规定，主办单位有权当弃权处理。
 - D. 來稿请在信封上分别注明“短篇小说奖”、“散文奖”、“新诗奖”字样，请一律以挂号邮寄至：

《参加第4届海鸥2011年度文学奖》The 4th Hai-O Literature Awards
陈政欣 (Tan Cheng Sin) 收

47, Tingkat Berapit Dua,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 E. 参赛作品如字数、行数超出规定；参赛要求和参赛者资格不符规定；字迹不清楚或交上手写稿者，将不予评审。
 - F. 严禁抄袭、翻译或一稿两投，如经发现，当予公布并追回奖金。得奖作品经发现资格不符、冒名顶替、或抄袭触犯任何着作权，一律取消得奖资格，并追回奖金、奖座，其损害第三人之权利部份，则由作者自行负责。
 - G. 得奖作品的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拥有。除非获得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书，否则得奖者不能在得奖前后发表未发表的参赛作品。為配合颁奖及推广活动，得奖作品均由主办单位全权以任何形式出版、保存及转载，不另付稿酬。
 - H. 如有任何疑问，请发电邮mychinesewriters@gmail.com或拨电话012-4271730查询，亦可浏览大馬作协网站worldchinesewriters.com或有人部落艺文资讯台www.got1mag.com获取简章。
13. 本简章如有不尽善之处，主办单位得以随时修订并再行公布。

第十一届花踪文学奖得奖名单：

● **世界华文文学奖：**王文兴（台湾）（奖金1万美元）

● **马华小说首奖：**许裕全〈身份〉（奖金1万令吉）

评审奖：龚万辉〈远方的巨塔〉（奖金5千令吉）

● **马华散文首奖：**龚万辉〈青春輓歌〉（奖金7千令吉）

评审奖：牛油小生〈流水丹青〉（奖金3千令吉）

● **马华新诗首奖：**刘庆鸿〈花朵倒悬〉（奖金5千令吉）

评审奖：方路〈寂寞手艺〉（奖金2千令吉）

● **报告文学首奖：**从缺（奖金5千令吉）

评审奖：水真立早〈千年一寒在荷兰〉（奖金2千令吉）、郭碧容〈征途〉（奖金2千令吉）

● **马华文学大奖：**黎紫书（奖金1万令吉及赞助出版一部新作品，赞助费约1万3千令吉）

● **新秀小说首奖：**蔡绮琳〈小张〉（奖金1千令吉）

评审奖：马愿越〈降头〉（奖金500令吉）

● **新秀散文首奖：**李晋扬〈虚构的世界〉（奖金800令吉）

评审奖：江歆善〈老爸的保险箱〉（奖金150令吉）、卢佩伊〈淹没〉（奖金150令吉）

● **新秀新诗首奖：**李晋扬〈路上〉（奖金500令吉）

评审奖：洪才逸〈诗埋〉（奖金200令吉）

《何乃健诗文集》出版推介

何乃健表示自己从10岁开始写文章，而这本诗文集是他多年来在工作上，学习、观察及思考后留下的文字记录。

他自认这一生没甚麽野心，过的是与世无争的生活，从事平凡的工作，但在文学上有个小心愿，就是希望当他的身躯回归大自然时，有一天有人偶然翻阅这本诗文集时，会发现这是一本曾经如此认真生活过的人，留下的真迹。

“相声艺术原创脚本创作公开赛”成绩出炉

本项活动共10名参赛者在儿童演绎及成人演绎2项组别中入榜。大会特邀请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主持颁奖，现场公佈得奖者的名次。

儿童演绎组得主是：

冠军：蔡春梅(爱国)，亚军：韩文畴(闹到底)，季军：刘雅琳(歇后语)，
优胜奖：黄美英(十大垃圾食物)及馮秀蓉(我们不要当皇帝)。

成人演绎组得主是：

冠军：周若鹏(排队论)，亚军：徐式渊(考场风云)，季军：朱华盛(流行)，
优胜奖：邓淑琼(保险. 套) 及丘文尧(真真假假)。

两组奖项分别为冠军，RM1,000.00，亚军RM500.00，季军RM300.00及优胜奖每名奖金RM100.00，除奖金外，各得奖人亦获得证书一张。

星云文学奖提昇到全球文学星云奖

继过去3届成功举办“星云文学奖”后，佛光山延续倡导人间文教事业的热诚，发掘优秀文学作家与作品，并奖励对文学有卓越贡献者，特将星云文学奖提昇至“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首奖奖金更高达100万台币（约10万令吉）。

“2011年第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将从8月1日至10月1日开始收件，分别设立“历史小说”、“报导文学”及“人间佛教散文”三大组，同时也增设“贡献奖”，以肯定并表扬对文学领域有持续性、累积性贡献，及卓越成就的文学家。

被视为可媲美“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是由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主办，所有对华文文学创作有兴趣者，都可以报名参加。

佛光山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总住持觉诚法师今日在新闻发佈会上，鼓励大马文学创作者踊跃投稿参加，让全球文坛有机会接触并瞭解大马华文文学的非凡成就；无论得奖与否，能投稿参赛就是一种荣誉。

01 木焱诗集： 《我曾朗诵你》

出版：星洲日报出版

售价：RM20

/ 诗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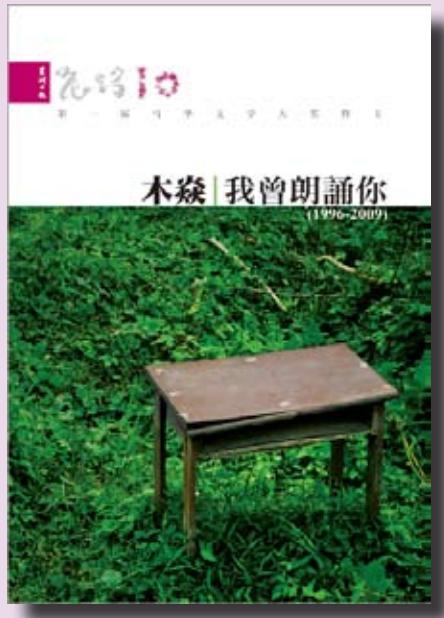
花踪第一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木焱的精选诗集，收录了木焱从1996年至2009年的诗作，共分为六辑，见证了一个诗人的成长和诗风的转变。

辑一和辑二为木焱早期的作品，流露出年轻诗人奔放不羁的性格。辑三以他居住的城市——台北为出发点，再逐渐把视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如阿富汗、纽约和车臣，传达反战的讯息。辑四，木焱回归到他的出生地新山，并创作了八首散文诗。辑五，诗人回到马来西亚，诗作更加贴近本土生活。辑六呈现了多元创作素材，将眼光投放在世界大事，如汶川地震及西藏镇压事件，并以多首诗篇向西方诗人致敬。

马华诗人吕育陶在序中如此形容木焱：

翻完全书，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三把火的“焱”彷彿燃烧；诗，最喜欢入诗的句子就是诗”，从辑一至辑六。

马华文坛 出版消息



白天黑夜都把诗挂在嘴边，一写诗就有意无意把“诗”溅到文章裡……只有这种为诗而狂的举动，可以为诗人奠下更深的基础，对诗产生宗教般的情怀，催生下一部更生動的作品。

02 梁靖芬小说集 《朗岛唱本》

出版：星洲日报出版
售价：RM20

/ 作者简介

花踪第一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梁靖芬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她从1998年至2011年的作品，呈现多元丰富的创作面向。

书名取自〈朗岛唱本〉一篇，以耳熟能详的本土老故事——朗交怡岛的马苏丽传说为主轴，採用马来班顿的文字节奏感与音韵的新实验手法，创作出富本地色彩且又凄美悲壮的小说。

作者把笔锋再转到诡谲幻变的马戏团，透过走钢索者的演艺与退休生涯，细腻生动地描绘出马戏团过去璀璨风光背面的生态面貌。

另外收录了〈阿布力镇系列〉，乃是梁靖芬在星洲日报副刊的小说专栏——〈七剑〉中，首次尝试的极短篇创作。文字奇幻清丽，语言清新俏皮，人物角色鲜明可爱，激盪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且在不经意间传达出深刻的人生道理。



如她在后记中所言：

我喜欢节奏感。找到了节奏也就能经营出某种环境与氛围。阿布力镇与猪熊柔现在或许无血无肉。但是我在等。等他们慢慢浮现出他们各自的个性与样子。现在甚至小心翼翼地隐去猪熊柔的性别呢。万物开篇总是模糊而取巧的。但是不要担心，耐心一点，不要给他们太多意见，他们会出现的。只要继续经营下去，养出个节奏与默契；像子宫裡的胚胎与血水。



2011年10月•第四期

03 冰谷散文集

《岁月如歌：我的童年》

出版：有人出版社出版
售价：RM25
网购：www.got1shop.com

/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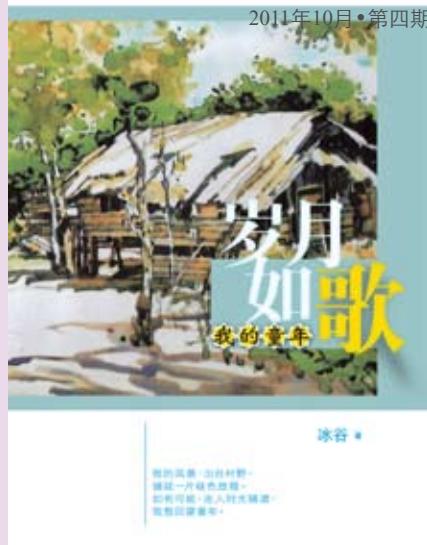
冰谷的童年书写。他说：

因为贫困，没有寸土归属自己，双亲不得不顺应环境而被迫经常迁徙。同属橡林，际遇变化迥异，生存条件有别，接触层面广泛，丰富了我早年的童年场景。

因为贫困，还未入学即已咀嚼人生的坎坷，挑灯割胶成为每天必修的正课，此外是锯树、噼柴、挑水、除草……，使我有机缘提早磨练毅力、提升意志。许多大人负责的操作，就是我童年记忆的架构，成为今天温馨的回忆，和不断思索的书写主题。

陈大为专序推荐：

冰谷的《岁月如歌》，先天上具备了独特的生命经历和时代阅历，在优越的说故事能力和严谨的书写态度支援之下，遂交出一部“苦中回甘”，格外动人的自传体散文。



/ 作者简介

冰谷，原名林成兴。祖籍广西容县，1940年杪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王城瓜拉江沙，毕业于当地崇华中学。历任橡胶、可可、油棕园经理，为大马、亚华、世华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大马作协理事及《写作人》编委。

作者曾出席台北、曼谷、马尼拉、吉隆坡、香港举办的“亚华会议”，2004年北京举办的“世华作家百人手牵手和平会议”、2005年澳门举办的“世华会议”以及2005年海南岛三亚举办的“儒商作家会议”。

70年代与宋子衡等组织棕榈出版社，作者被推为社长。1994年沙巴任职时，创办《沙华文学》于《诗华日报》，向海外大力推介沙巴文学。其新诗及散文收入20余种文选，多篇散文也被选为中学教材，作品多以自然风物为题材。

04 禤素莱散文集 《随军翻译》

出版：有人出版社出版

售价：RM28

网购：www.got1shop.com

/ 内容简介

这本书记载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军中故事。作者禤素莱于2007年始，担任联合国特遣派驻科索沃之北约维和部队的随军翻译，期间亲身目睹了许多军中趣事、憾事。基地环境及种种额外任务，又提供了作者一窥美国二十一世纪以来两个战地面貌的机会。

作者文字描写能力极强，曾获花踪文学奖，也曾出版文学着作。此次她以细腻、活泼中偶见沉重的笔调，写出遥远世界另一头人民的苦难和挣扎求存的故事，也写出一位远赴异地生活的女子的勇敢和坚毅。随着军队停驻与拔寨游走间，一个又一个或感动或感伤，或惹笑或哭笑不得的故事，跃然纸上。

/ 作者简介

禤素莱，出生于马六甲，自小在古老河岸观察遗迹、聆听历史风云中成长，深信马六甲河就是远航故事的开始。东、西文化曾以超过八十几种语言在这河畔熙攘交流，因此很小就常遐想河上



Lingua Franca此起彼落之风情。因缘际会，后来极喜欢学习各种语言，才察觉与此潜藏意识有关。

旅居海外二十年。在其心目中，大马是英文所指的“母国”Motherland，德国是德文所指的“父国”Vaterland。两者皆为中文所指的“家国”，马来文所指的“水土”Tanahair。有父有母，理所当然，自认感情上因此不存在双重认同的矛盾。

2007年始，任职随军翻译，为联合国特遣派驻科索沃之北约维和部队服务，专职提供军队语言翻译上的训练。因此机缘，得以近身观察战争机制，旁观族群冲突、杀戮，体验封闭社会各种匪夷所思的文化冲击。

附录

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

日期: 2011年5月8日 时间: 2pm 地点: Moontree House 月树咖啡屋



散文组决审纪录

主持人: 罗志强 (简称罗) 记录: 张勃星
评审: 钟怡雯 (钟) 林春美 (林) 何乃健 (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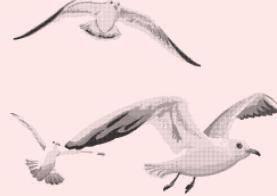
罗: 感谢所有评审出席海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会议。本届海鸥散文组共收到11篇作品, 扣除不合规定的作品及初审后, 共有9篇作品入围决审, 现把整个会议交由总评主持。请现场老师选出一位总评。看来应该是乃健老师。另春美老师临时有事无法出席, 其意见请何老师代读。

何: 林春美将B1〈母亲的银河逆旅〉设为首选, 我也认同她的看法。她的评语是: “这三篇散文题材沉重, 可是却很难得的没有被利用来渲染温情或哀伤。作者的感情表达深刻而内敛, 文字也成熟稳健。”

我对B1〈母亲的银河逆旅〉的评语是作者凭著精确鲜明的文采, 生动活泼的形象思维让心中的感受如百川奔流, 涌现于笔端。作者的精神面貌, 真挚的投影入读者的心中。这是我的感想。他文中有很多独创的描写。

而我的选择是B1、B3、B5及B7。其中B1〈母亲的银河逆旅〉我认为是最好的, 我的第二名是B3〈城市之光〉, 第三名我有两篇, 分别是B5〈厨娘〉和B7〈如巴多〉。

林春美的第二名是B5〈厨娘〉, “三篇散文的素质相当平均, 内容虽然不



‘重大’，但都非常实在，而且文字生动、细致、扎实。”第三名是B7〈如巴多〉，“作者的语言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文章有一种内省的意味。我尤其喜欢她已发表作品，〈三月的卑微〉一文，虽短小，却高密度。可惜〈红石坡〉却稍微逊色一些，所以总体表现不如B5〈厨娘〉作者平均。”

钟：我的第一名也是B1〈母亲的银河逆旅〉，优秀我选择B3〈城市之光〉及B9〈传奇〉。

罗：那按照现在的票数，B1〈母亲的银河逆旅〉〈医者阿玛鲁〉〈从大丽花到兰花〉有三票；B5〈厨娘〉〈蜻蜓缓缓飞过〉〈停格的下北泽〉、B7〈如巴多〉〈三月的卑微〉〈红石坡〉及B3〈城市之光〉〈绕半圈〉〈失而未得的虎头〉有两票；B9〈传奇〉〈残音〉〈城里去，乡里来〉有一票。

何：B9的〈传奇〉我认为写得平淡无奇，我没有选这一篇。我选了B3〈城市之光〉。我认为他的文笔活泼，文字生动感人，藉著描写从平凡中找到暗示。

钟：我同意。但B3〈城市之光〉的文字比较琐碎，写得不够精致，作者大可不用日记的形式来写这篇散文。另外他已发表的两篇相对来说就更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选B5〈厨娘〉而没有选B3的原因。B5〈厨娘〉虽然平淡无奇，但整体感够，有习作的痕迹，文字相当老练，而且题材都有连贯性。另外我觉得B9〈传奇〉也写得蛮不错的。

何：春美把B5〈厨娘〉放在很前面，放在第二位。怡雯您的优秀是那两篇？

钟：我的优秀是B9〈传奇〉及B3〈城市之光〉。

何：B5的第三篇〈停格的下北泽〉，我觉得无法凸显下北泽与众不同的地方，写得比较平凡，有几个段落我也认为是多余的。不过春美把B5放在很前的位置，放在第二名。春美，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B1〈母亲的银河逆旅〉我们都认为是最好的。我相信是许裕全写的。第一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选两篇的时候，春美把B5〈厨娘〉放在第二位，我把B5〈厨娘〉与其他篇章放在第三，那您是完全没选，不知道我们需不需要知会春美，把您的意见传达给她？

钟：可以，没有问题。

何：您选的两篇是B1〈母亲的银河逆旅〉跟B9〈传奇〉，那么第三篇请问您是选哪一篇呢？

钟：第三篇我原来可以选B5〈厨娘〉及B3〈城市之光〉，可是我觉得B5〈厨娘〉和B9〈传奇〉的调子很接近，所以我就没有选B5〈厨娘〉，我觉得选出来的作品最好能够有多样性，因为第一名的B1〈母亲的银河逆旅〉已经是写家庭亲情的题材，那我觉得我选的B9〈传奇〉又是这样，我又选个B5〈厨娘〉，他又是一样的，作品风格变得完全一致，风格会太集中。

何：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选出了第一名之外还要有两个优秀，那么在您的选择中会比较属意那一份作品呢？

钟：我会选B9〈传奇〉还有您选的B3〈城市之光〉。

何：（罗接通了电话）春美您好，跟怡雯通了电话，我们三个人对第一名，即B1〈母亲的银河逆旅〉没有争议。那接下来怡雯选的两篇是B9〈传奇〉跟B3〈城市之光〉，B9〈传奇〉您和我都没选。

林：我正在驾车，手上没稿，可以麻烦你说一下B9和B3是哪几篇吗？

何：B9第一篇是〈传奇〉，第二篇是〈残音〉，第三篇是〈城里去，城里来〉，根据怡雯的意见，这三篇的水平都很平均。B5的第一篇〈厨娘〉写得还不错，但是第三篇写到日本旅行的〈停格的下北泽〉，我觉得他写坏了。怡雯的看法也觉得写得并不很理想。看来我们在选第二及第三的时候，我们大家就

有一些地方不一致。不知道您对B9〈传奇〉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吗？您在选择的过程中会坚持B5〈厨娘〉及B7〈如巴多〉吗？

林：其实比较起B5〈厨娘〉和B7〈如巴多〉，B9〈传奇〉是我的第四名。

何：那您也赞成B9〈传奇〉吗？

林：乃健，现在要在哪几篇里做选择呢？

何：第一名已经无异议，那要选两篇的话，就是怡雯的B9和B3，我有B3和B5，您有B5〈厨娘〉、B7〈如巴多〉及B9〈传奇〉。

林：B3〈城市之光〉已经选了对吗？

何：B3〈城市之光〉没有，您没有选进来。B3的第一篇是〈城市之光〉，用日记的形式写猫的。

林：我想确定一下，第三篇就是写马六甲的那一篇，乃健您还记得吗？就是评星云文学奖的时候您看过？

何：有。

林：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入选？如果有入选的话就应该失去参赛资格对吗？

罗：他没有得奖，只是入围。

林：因为星云文学奖有把入围的都收入在得奖名单内。

罗：最后的集子里边会有。

林：请问这样还可以参加海鸥文学奖吗？

罗：基本上还可以，因为不算正式得奖。

林：这一篇和我选的〈如巴多〉和〈停格的下北泽〉，我是觉得后两篇语言较有创意，而且比起〈城市之光〉较有思想性，但是如果你们两个都选了B3〈城市之光〉，我也没有异议。

钟：后来我重新再看〈如巴多〉这一篇，我觉得写得确实是有一些思想性，但是很短。短不是不好，可是要写长，问题就会来了，因为可以处理的东西都非常的轻，非常的小。虽然说这三篇都写得很精致，但就是点到一下下就离开了。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他有三篇，我希望看到在三篇里面呈现一个比较大的企图或者某种风格的展现。那〈三月的卑微〉跟〈如巴多〉里面有这种特质，可问题是缩得很小，我只要把它放大，问题就会出来了。因为他写得很高空和抽象，把他架在一个高度上面写比较抽象的东西，下到实际生活上去写比较细的东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会出现。那〈城市之光〉我并不觉得有那么的完整。其实我一开始就说有问题，包括整个架构还有后面的两篇。所以其实我都没有太过觉得非要坚持不可。如果是这样，那我可能会选择B5〈厨娘〉，就是你们两位都有投的。

何：我和春美都有选这篇，如果怡雯您同意的话，那我们就让B5〈厨娘〉进入优秀好不好？

钟：好的。

何：那我们现在敲定两篇了。现在B1〈母亲的银河逆旅〉肯定是最好的，怡雯现在也认为能够接受B5〈厨娘〉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两篇，我们现在多选一篇优秀。怡雯您把B9〈传奇〉放得很前。

钟：对，在第二。我在考虑是不是要给B9〈传奇〉，因为我给B1跟B9的分数



差不多。

林：乃健，刚才您说第一名已经肯定了，那另外两个是谁呢？

何：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B5〈厨娘〉。因为〈厨娘〉您把它放在第二，我把它放在第三，怡雯也认为她可以考虑让它进入优秀。我们目前只需要再多选一篇。

林：好的，那么B3〈城市之光〉您们都不选了对吗？

何：怡雯有考虑。其实怡雯认为排得很前的是B9〈传奇〉，那B9〈传奇〉根据您说是排在第四，我把它放在三和四之间，所以我可以接受您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的选择是B3〈城市之光〉和B9〈传奇〉。怡雯把B9〈传奇〉放在第二位。

林：那B5〈厨娘〉呢？

何：B5〈厨娘〉我们已经决定了，已经入围了。第一名是B1〈母亲的银河逆旅〉，优秀是B5〈厨娘〉。我们现在需要多选一篇。怡雯认为排第二的应该是B9〈传奇〉。她认为〈传奇〉这三篇水平均匀，在文字结构上也不错。您也认为它是第四名，我也把它放在第三和第四之间。我们现在要敲定选B3还是B9，要听听您的意见。

林：B9〈传奇〉我放在第四，B3〈城市之光〉应该是第五的。

何：那和怡雯的排名很接近，我会尊重您的意见，所以另一名优秀由B9〈传奇〉获得。您觉得如何？

林：我可以接受。



钟：那按照这样子的话，B1〈母亲的银河逆旅〉应该是第一名，两个优秀……

何：经过我们三个人讨论了之后，我们的共识是B1是最好的，得第一名。接下来的两篇优秀是B5〈厨娘〉及B9〈传奇〉。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钟：我可以。但我们是否要稍微讲一下他们的特质？因为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稍微说了一下选及没选的原因。像B1〈母亲的银河逆旅〉我们给他第一名，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个评价呢？

何：好的。请怡雯您把对B1〈母亲的银河逆旅〉的评语说出来。

（注：林春美老师自此时起离线）

钟：我怕B1〈母亲的银河逆旅〉将作为一种示范，就是你要写这种沉重的题材，这种病死的题材才会得到一种很好的评价。但是在参赛作品里面，只有这三篇写得比较完整，也比较老练。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选了B1〈母亲的银河逆旅〉。但是我不希望作为一种示范，即散文必须写这么沉重的题材才得奖，才是好的作品。

我刚刚其实有一点点动念。就是春美提的〈三月的卑微〉跟〈如巴多〉，我其实觉得这比较像散文的本质，但是他避开了很多东西，都是小小的，写得不够完整。其实如果展开来又会呈现出作者的缺点，所以我没有选这篇。但是我觉得散文应该是在〈如巴多〉跟B1〈母亲的银河逆旅〉两者之间都要有的。B1〈母亲的银河逆旅〉其实可以写得不必下手这么重，但也不用轻到像B7〈如巴多〉的样子。

我觉得B3〈城市之光〉又过于琐碎了。所以我们选出这些作品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这些作品，我们必须要挑。这三篇的题材都很接近。我很怕这样的题材，因为都得奖，我很怕以后大家一窝蜂都写这样的题材。这样散文的题材就被限制住了。面对这个我有一些头大，很多性质都很接近。然后有一些又差太远



了。像B7〈三月的卑微〉，我有动念想选他，因为文学奖有示范的作用，他可以作为以后参赛的人的某种参考指标，我不希望口味变得单一，可是无可奈何，我们选出来的都是非常偏向这种题材的。

何：对，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觉得〈如巴多〉是写得蛮不错的，它淡淡的文笔中流露出淡淡的哲思，都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很可惜的是写得太简短，没有扩大来写。

钟：是，我觉得如果作为单纯的散文发表，其实是还好的。但如果作为一个文学奖，特别作为一个奖金在马来西亚还算不错的文学奖，您把B7〈如巴多〉放在B1〈母亲的银河逆旅〉或者B9〈传奇〉的作品里面，它显得太简单太轻易了。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避开了很多东西。偶尔这样写其实是很好读的，可是如果长久下来，一本、两本、三本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会把散文局限著。所以我没有挑B7〈如巴多〉。

B7〈如巴多〉比较像是一般在报刊上会看到的作品。但这也并不表示我选的比如说B1或者B9〈传奇〉这样的作品是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B1〈母亲的银河逆旅〉，我觉得这样的题材，尽管他得了奖，我也给他很高的分数，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写到一个尽头。而且若您的生活里面没有这样重大的事故，您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只能傻呼呼去写这么重大的一个伤害的，病的，靠近死亡这样的题材？第二个问题是，那样沉重的题材，他没有办法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而不是把它写得很沉重。当然对作者来说要做这样的事情有点残忍。可是毕竟散文创作不等同于现实，散文必须是一种创作，必须在原来的生活素材上面加工。虽然我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但是我希望他不会成为文学奖的某种典范。他不是散文的常态。

何：怡雯您把B9〈传奇〉放得很前，请您谈谈感言。

钟：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幼年生活上的事情，三篇都写得很一致，好处是很接近散文应该传达的东西，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生活上比如看到蛇这一类的。



我觉得作者的文字写得非常老练。但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题材，几乎每一个创作者都会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写，这可以作为一个创作者的阶段性创作的题材，但不会是一个常态。我觉得类似这种写生活，写童年，写家族的一种散文，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角度。B9〈传奇〉的问题是没有特殊的视角。也可以说只要我们的文字到了某个程度以后，其实可以写成这样，甚至四平八稳，读起来很流畅，具有散文的某种灵动，具有散文基本的架势，所以这样的作品得奖，我希望是作者的阶段性任务。

何：好的，谢谢您。那您可以谈谈B5〈厨娘〉的感想吗？

钟：我觉得〈厨娘〉其实写得跟〈传奇〉不相上下，但是就坏在第三篇，特别短，而且您发现作者只要离开了这样的题材，缺点就出现了。作者只能局限在这个题材里面，我没有选就是这个原因。但您可以说作者在参赛的时候没有想好。如果作者三篇都是这样子，我可能会投给她。

罗：现在我们来听一下乃健的意见。

何：我选B1〈母亲的银河逆旅〉的原因是作者凭著精确鲜明的文采，生动活泼的形象思维让心中的感受如百川奔流，涌现于笔端。作者的精神面貌，很从容真挚的投影入读者的心中。〈医者阿玛鲁〉我也觉得很感人，把一个仁医的心态很细腻的写出来。我们可以从他写的一些细节中看到一个医者的仁心仁术。最好的一段我觉得就是在第二面，他写医生把鼻子靠近他爸爸的患处去嗅伤口的腐烂程度，这是很感人的。能够从细节中把医生的仁心仁术表达出来，我觉得很不错。他应该远远超越其他的篇章。关于B5〈厨娘〉，我第一次看觉得内容平淡，再作第二次阅读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做到平淡而有味，特别感人。我的看法跟您一样，即第三篇写坏了。作者用了许多文字，但还是无法突显下北泽的特色。第二段和第三段都是多余的文字。我当初把B5〈厨娘〉放在第三，并没有放在很前的位置。其实我蛮看好写猫的这篇，作者用日记的形式来写。我的感想是文字生动，对猫的真挚感情也流露无遗，同时也做了蛮多的暗示，



只是后面的几篇写得比较平淡。三篇里面，〈城市之光〉写得很不错。单单以〈城市之光〉来说，是应该得奖的，但是其余两篇把分数都拉了下来。

钟：作者的文字非常老练。

何：另外，B9〈传奇〉我本身第一次阅读觉得平淡无奇，不过我会尊重您们两位的意见。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三篇水平相当平均，作为优秀奖还是可以接受。这是我个人感想。

罗：相信两位评审对今天的名次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了吧？那我们可不可以总结一下，您们担任这一次海鸥文学奖评审的总体感想或意见？

钟：我刚刚有稍微说了一下，整体来讲，它往两个方向滑动，就是一个写家族的一块，有好几篇都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写生活。

我觉得这次的题材不够多样性。我希望看到题材会多样一些，或者在写法上有多创新。因为这三篇的写法都很接近，就是没有要求散文在现实生活上面再去发展另外一套属于散文自己的一种写法，它不应该是贴著生活来写，贴著生活是一回事，那文字和语言风格又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生活每个人都有，可是文字，语言和风格是更重要的。

我其实在这一些作品里发现也有像杂文的一些作品，应该是B8〈鱼〉的作品。大体上今天选出来的三篇作品我都可以接受，但我希望这个奖里面的作品能有多样性。我稍微看了B2〈随风而行〉，很可惜后面两篇没有写好，太随性了。所以第一篇看起来很像参赛作品，另外两篇则很随性的，刚刚乃健老师说的〈城市之光〉，它又是很接近生活的那一种，所以很难选。所以我希望有两者之间的作品出现，是有一些期许。像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它应该有很多独特的，与马来西亚相关的东西，可是看不到。

何：我同意您的看法。当了多年的评审之后，我觉得整体而言马华文学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很多年轻人都写得很好。比我那个年代的作者来说，作者的文



字拿捏方面有所进步，同时很敢尝试。很多年轻作者都了解形象思维的重要。拿来跟中国台湾的一些作品比较，我相信我们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距离是慢慢缩短了。我相信如果年轻作者肯努力，迎头赶上的可能性也蛮强的。不知道怡雯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钟：是的。我其实充满了期许。马华的作品如果在题材上多样化一点，我想会非常的精彩。

罗：我们非常感谢所有评审的意见。我现在公布得奖名单。特优奖是B1许裕全，作品是〈母亲的银河逆旅〉〈医者阿玛鲁〉〈从大丽花到兰花〉。优秀奖是B5翁菀君，作品是〈厨娘〉〈蜻蜓缓缓飞过〉〈停格的下北泽〉；以及B9伍燕翎，作品是〈传奇〉〈残音〉〈城里去，乡里来〉。

最后我宣布这次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谢谢。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1年10月号 /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 /